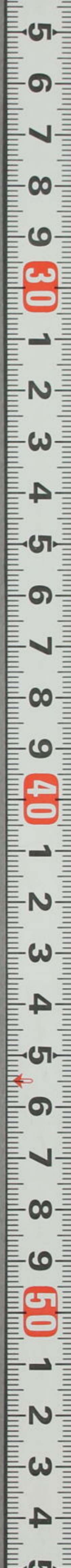


宋子語類

頁之三

本朝
人物

口 13
2939
41



13
2039
44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一

本朝五

中興至今日人物上

李趙張汪黃秦

李伯紀徽廟時因論京城水災被出後復召用遂約吳敏
勸行內禪事李恐吳做不得乃自作文於神中入吳已
為之矣後欽宗即征用之一日聞金人來殿上臣寮都
失措皆欲作竄計李叩閣門入論閣門立之欽宗聞之
令引見力陳禦戎之策忠義慨然上大喜即擢知樞密
院事李英爽奮發然性疎用術欽廟用督太原師適種
師中敗遂得罪太上登極建炎初召汪黃輩云李好用
兵今召用恐金人不樂上曰朕立於此想彼亦不樂矣
遂用為相後汪黃竟使言官去之在相位止百餘日許

語類

卷第一百三十一

去五味狗平藏



右丞作陳少陽哀詞亦畧見其出處揚

李丞相不甚知人所用多輕浮相於南京時建議三事民間錢云云宋齊愈言之其時正誅叛人遂以宋嘗令立張邦昌戮之當時人多知是立張邦昌間有未知者宋書以示之及刑人多寃之張魏公深言宋甚好人宋蜀人當時模樣亦是汪黃所使人魏公亦汪黃薦李罷相乃魏公言罷也揚

黃仲本言於先生曰李伯紀一再召乃黃潛善薦也途中見頽岐言章遂疑潛善為之李入國門潛善率百官迎之李默不一語因此二公生隙又曰上云李綱狹視朕先生曰李丞相有太名當時誰不追外其不用以至於此上意亦須面之潛善因而推之背後却令頽岐言

情理必是如此仲本是其族人不欲辯之揚

問魏公何故亦嘗論劾李丞相曰魏公初赴南京亦主汪黃後以其人之不足主也意思都轉後居福州李公家于彼相得甚懽是時李公亦嘗薦魏公曾惹言語又問魏公論李丞相章疏中有備怨專殺等語似指誅宋齊愈而言何故曰宋齊愈舊曾論李公來但他那罪過亦非小小刑杖斷遣得了又曰當時議論自是一般好笑方召李丞相時頽岐之徒論列謂張邦昌虜人所厚不宜疎遠李綱虜人所惡不宜再用幸而高宗語極好云如朕之立恐亦非虜人所樂遂得召命不覆曰方南京建國時全無紀綱自李公入宋整頓一番方畧成箇朝廷模樣如借竊及嘗受僇命之臣方行誅寃死節之臣

方行旌節然李公亦以此去位矣又曰便是天下事難得恰好是時恰限撞着汪黃用事人事無能却會專殺如置馬伸於死地陳東歐陽徹之死皆二人為之

按中興詔令御史臺勘劄宋齊愈外至會議處於早子上取筆寫張邦昌三字坐皆失色○備用

陳少陽之死黃潛善害之也其詳見於許右丞哀詞中同時死者歐陽徹徹楚州人某族叔祖時居高郵一日使一人往楚州鹽城小村中買物事久而不歸後問之乃云彼村中三四日大雪叔祖甚怪之云八月二十間安得有雪亦且據其僕云記之後有欠自彼中來問之果然乃歐陽死時也楊

舜舉十六相誅四凶如此方恰好兩邊方停勻後世都不熟惟小人得志耳方天下無事之時則端人正士行義

謹飭之士為小人排擠不能一日安于朝廷遷竄貶謫及擾攘多故之秋所謂忠臣義士者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者平世固是他享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獨寬縱橫顛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如汪黃在高宗初年為宰相後來竄廣中正中原多故之日却是好好送他去廣中避盜及事稍定依舊取他出來為官高宗初啟中興而此等入為宰相如何有恢復之望在維揚時番人兵矢簇在曾前了他猶自不覺世間有此愚人子蒙

問中興諸相曰張魏公才極短雖大義極分明而全不曉事扶得東邊倒了西邊知得這裏忘了那裏趙忠簡却曉事有才好賢樂善處置得好而大義不甚分明李丞

相大義分明極利才做事有終始本末昭然可曉只是中間鹿不甚謹密此是他病然他綱領大規模宏闊照管得始終本末才極大諸公皆不及只可惜太鹿耳朱丞相秀水閑居錄自誇其功太過以復辟之事皆由他做不公道親公有又問呂頤浩曰這人鹿胡亂一時間得他用不足道子蒙

魏公才短然中興以來要為者只李張二公揚

李伯紀大節好敗兵事乃當時為其所治者附會滋益之不足盡信楊

李伯紀請誅張邦昌并畔者後以結余觀事過海振

李伯紀丞相為宣撫使時幕下賓客盡一時之秀胡德輝何普之公羽士特諸人皆有文名德輝尤蒙特顧諸將每

有稟議正紛拏辨說之際諸公必厲聲曰且聽大丞相處分諸將遂無語看朱文士也是誤入蓋真箇能者未必能言文士雖未必能却又口中說得筆下寫得真足以動入聞聽多至敗事者此也儒用

因語李忠定曰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闕祖

問中興賢相皆推趙忠簡公何如曰看他做來做去亦只是王茂洪規摹當時廟論大槩亦三和議按王茂乞兒

字劄貼黃云契勘臣前項所上章奏及與王倫議實有妨適今若不陳稟則又如趙鼎劉大中輩首鼠兩端於陛下國事使當國久未必不出於和但就和上却須

有此計較如歲幣稱呼疆土之類不至一一聽命如秦會之樣草草地和了後來秦沒意智乃以不合沮抗和議為詞貶之却十分送箇好題目與他問趙好處何如

曰意思好又孜孜汲引善類但其行事亦有不強人意處如自平江再都建康張德遠極費調護已自定豐了只因鄆瓊叛去德遠罷相趙公再入憂真過計遂決還都臨安之策一夜起發自是不復都金陵矣問鄆瓊之叛或云因呂安老折辱之不能安遂生反心如不親坐廳但重簾露履以受其參之類恐無此等事曰此亦傳聞之過又問當時皆歸罪魏公以為不谷罷劉光世故有此變曰光世在當時貪財好色無與為比軍政極是弛壞嚴之未為不是但分付得他兵馬無着落又云此事似不偶然如虜人寇虐劉豫不臣但無人敢問着他至此屯重兵淮上方謀大舉以伐劉豫忽然有此一段疎脫遂止又云如善安老才氣儘自問鄆瓊叛去之後過人觀其議論亦甚精確

聞亦不得志於虜曰虜後來亦用他為將但初叛歸于劉豫虜人却疑豫擁兵太眾或疑與我為內應遂有廢豫之謀鄆瓊叛於淮西實紹興七年秋戊辰也瓊既降奪驛田之牛其罰則甚不能為托子之友非問趙忠簡張魏公當國魏公欲戰忠簡欲不戰忠簡以為劉豫机上肉耳然豫挾虜人以為重今且得豫度救虜人我之被禍猶小若取劉豫則我獨當虜人難矣魏公不熟之必欲戰二策孰是曰忠簡非是殺得劉豫了又却抵當虜人有向不可劉豫亦未便是机上肉在若以趙之才恐也當未得那机上肉他亦未嘗被你殺得只是胡說若真箇殺得劉豫則我之勢益強虜人自畏矣何難當之有虜豺狼犬羊也見威則畏見善則愈肆欺

侮若自家直箇曾勝劉豫殺得兩番贏他便怕矣靖
康以後自家只管怕他與之和所以他愈肆欺侮若自
家真箇能勝劉豫他安得不懼虜禽獸耳豈可以屈服
也嘗見征蒙記李成之子其從兀朮征蒙國因記征蒙時事云兀朮在甚處
淮上二士人說之曰今韓世忠渡江遺棄糧草甚多若
我急往收取資之以取江南必可得也兀朮然其言遂
急來淮上則空無所有蓋韓已先般輜重糧草歸而後
抽軍回也彷徨淮上正未有策而糧草已竭窘不可言
先已敗於劉錡錡在順昌扼其前進退不可遂遣使請
和兀朮謂其下曰今南朝幸而欲和即太幸不然即送
死耳無策可為也這下又不知其狼狽如是若知之以
偏師臨之無遺類矣是時雖稍勝然高宗終畏之欲和

因其使來喜甚遂遣使報之欲和兀朮大喜遂得還
兀朮不敢望和自以為必先其遣使也蓋亦謾試此間
耳可惜此機會所以後來也怕一向欲和又云劉信叔
是時以孤軍在順昌兀朮來伐諸將皆欲走信叔曰不
可我若走則虜人必前拒我讓在後必無遺類若幸而
得至江則諸將盡扼江上責我以擅棄歸之罪亦必盡
殺我決無可生之理不若堅守此城與虜人決勝負庶
幾死中可以求生也其嘗說斷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
生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脚住不退即贏矣須是死中求
生方勝也遂據城與虜人戰大敗虜人兀朮直是畏怯
若非錡順昌一勝兀朮亦未必便致狼狽如此之甚信
叔本將家子喜讀書能詩詩極佳善寫字後來當完類

亮時已自老病錄其姪劉汎先戰敗遂至於敗卓曰饒魏公歎討劉豫趙丞相相云留他在尚可以打燕北虜若除其便與北虜為隣恐難抵當此是其甚說話豈有不能以服夷狄乎

趙丞相亦自主和議但爭河北數州及不肯屈膝數項禮數爾至秦丞相便都不與爭趙丞相是西人皆望其有所成就不知他倒都不進前方子錄云趙丞相亦只元鎮却落得美名

張魏公本與趙忠簡同心輔政陳公輔排程氏乃因趙公趙公去已而呂安老敗趙公復相可李

趙丞相中興名臣一人而已然當時不滿人意處亦多且如好伊洛之學又不太理會詩故皆為入以是欺之一日出見一屋稍好栽些花木之類問知是一內官家

乃言於上謂今輒駐蹕於此當日圖恢復而內臣乃安居如此遂編管之揚

趙丞相收拾得此个才然亦雜如喻子才之徒亦預焉也

先生云沈公雅言趙丞相鎮靜德量之懿而諳練事機則恐於秦公不逮張子功以為不然且曰素在都司日忠簡為相有建議者公必計也曰如是則利在上而害在民如是則害在上利在民今須如此行則利澤均而公私便至秦公則僚屬九有閑白默無一語而屬諸吏事出則皆吏輩所為而非復前日之所擬道夫○簡錄云其嘗問張子功趙忠簡與秦丞相二公孰能辦其事以秦公為能子功曰不然某嘗為都司事二公每百官有稟白事件趙公必當面剖析商量此事合如何行如此行則利國如此行則利民如此則利民而害國如此則

魏公初以右丞薦為太常簿趙忠簡為開封推官相得甚權在圍城中朝夕論講濟時之策魏公先達力相汲引遂除司勳員外郎一向趙權及在魏公上嘗論天下人材魏公劇談秦會之可用趙云此久待志吾輩安所措足邪魏公云且為國事計姑置吾人利害時趙公為

張公為右皆兼樞密院事忽報兀木大舉深入朝廷震怖時劉光世將重兵屯合肥魏公親往視師因秦記曰此決非兀木必劉豫遣其子姪麟視來寇耳臣往在關西數與兀木戰熟其用兵利害今觀此舉決非其人魏公遂下令督戰光世恐懼謀欲退師而南以與趙公

平時有鄉曲雅故遂私有請於趙折彥質時知樞密院事復取之請遂徑自樞府下文字令光世退師魏公聞之大怒下令曰敢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聞之復駐軍如故此事雖謂之曲在趙公可也已而柘皋大捷虜騎遂退魏公既還絕不言前功欲以安趙公與其國事也而二公門下士互相排抵魏公之人至有作為詩賦以朝趙公者趙公之迹不安且有論之者遂去魏公獨相乃力薦會之為樞密使及鄴瓊叛於合肥呂安老死之魏公之迹亦不安懇辭求去高宗問誰可代卿者魏公復薦趙公遂令魏公擬批召之既出會之謂必薦已就閣子語良久魏公言不反之會之色漸變未幾中使使傳宣促進所擬文字魏公遂就坐作劄子封付中使

會之色變愈甚魏公遂上馬去及趙公再相會之反謂
之曰張德遠直恁無廉恥弄壞淮上事如此猶不知
去及主上傳宣來召相公方皇恐上馬去趙公以為然
後又數數說聞之趙公不能不信也又如光世之罷實
當於罪鄺瓊叛去豈不可舉能者復以淮西之軍休
光世弄海都成私意初趙公極惡秦之為人與通情
及趙公為相秦為樞密使每事惟公之命是聽久而趙
公安之復深信之又薦之至與之並相並相之後復不
敢專唯諾而已忽一日高宗怒唐暉趙公為之分解檜
察上意思暉遂發一語云如唐暉樣个才也不難得
又一日趙公奏恩予郡王乃建王之弟建王乃恩予之
兄建州不過一郡之地吳乃一大都會恩弟之封不宜

屢見檜察見高宗以慈壽意主於恩卒遂奏曰也不較
此因此二事高宗深眷之又因力主和議趙公罷遂拜
左相他言語不多只用兩句那事都了趙公不知魏公
之無他為檜所排得泉州是時魏公知福州二公相見
因說及曩日之事趙公方知為檜所中相與太息而已
或曰以檜之才若用之以正豈不能任恢復之責曰他
亦只是閉着門在屋裏做得不知出門去又如何這
事難坐間多稱其能處置大事曰他急時也荒忙無計
策他初一番講和虜人以河南之地歸未幾則盟大舉
入寇邊報既至大怒不知所為顧盼朝士問以計策時
張巨山微誦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
一檜心異之衆人既退獨留巨山坐問適間之語巨山

曰天下之事各隨時節不可拘泥曩者相公與虜人講和者時當講和也今虜人既敗盟則曲在彼我不得不應亦時當如此耳因為之畫策召諸將為戰攻之計他大喜即命巨山為秦豪倉卒不子細起頭兩句云伊尹告成湯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遂急書進呈會之復喜遂播告天下決策用兵已而劉信叔順昌大捷虜人遂退槍沒專其功大喜亟擢用巨山至中書舍人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一聯云成湯為太甲宣聖作周任周莊仲云劉泰政太中之子知其說見其翁曰錄覺詩高宗之意極不樂魏公先生曰然劉曰有張御史者川人名戒字定夫魏公在川峽時上書言利害魏公喜激用之極強不從魏公遂疎遠之戒由是不樂後鄜豐之叛魏公去位張為御史首論魏公高

宗喜謂輔臣曰張戒論浚曰不臣之迹已見跋扈之迹未明此兩句極當其罪謂其已罷宣撫使除樞密而猶用宣撫使印除更不已也是時趙公奏曰此恐是一時不審之過亦未至於不臣也秦檜徐進曰既為臣子恐亦不宜如此檜之乘札伺人主喜怒檜人皆此類也儒用按是時周秘石公揆李誼交章詆公不特張戒而已○儒用○德明錄二條今附正之問劉室學當初從魏公始末先生云當時趙公且要持重魏公却要太舉祁麟者舉兵掠邊朝廷不探虛實以為虜浚大入趙公震怒張公出視師江上趙公手書云今日之事且負持重未可輕戰萬一失事雖公不為一身慮如宗廟社稷何是時劉麟兵已為折彥古敗於淮上遁去於是張公鼓舞益為大舉計謂趙公怯敵言者結亦有論列趙遂罷相初趙公遣熊承雅相視川峽事宜魏公亦遣寶學往寶學見川中無兵無財歸告魏公向者兵財如許尚不能集事今實未可動魏公疑寶學附會趙公時又欲令寶學帥西代領鄆瓊兵寶學以為此軍不可代遂改呂安老安老願往寶學為陳利害宜辭此行安老以告魏公魏公怒於是出寶學知泉州既而淮西果失師鄆瓊全軍遁虜於是魏公罷相帥福州先是秦相與呂相

同在政府呂相視師淮上秦相盡敗其規模一時為呂相所引用人多逐去盡起在外諸賢如胡文定張子公程伯禹諸人布在朝列實欲傾呂相也後呂相召還過某州席大光邀告所以傾秦之術以為莫若先去黨魁黨魁指文定也秦竟為呂相所傾出知紹興府是時富直柔者富公之子嘗於一寺中與秦相握臂款語且及富公為相時事忽若有所思徑入去踰時不出富怪之須臾出云元來宰相要如此做一時會稽政事便放下不問雖公廷亦只令去通判處理會趙公素鄙秦之為之魏公却薦秦相遂再召除樞密使既視事一切不問魏公出知福州朝辭上問魏公可以代卿者魏公薦趙相上云可一面批旨奏來魏公還堂秦相迎之以為必薦已也坐久無語秦色變少頃中使傳宣云有旨令作大臣不與魏公去國趙相至秦讚魏公於趙公曰德遠到堂中尚未肯去直到中使催促召相公文字上方馬趙公於是益不樂魏公及趙公為秦所傾出知泉州趙州與魏公相見語及當時薦代之事二公始豁然無疑先生曰秦相自為樞密使不理會事及與趙公並相一切聽其所為皆富直柔教之也直柔不才子富公相業

安有此於其後上頗厭趙公為秦所窺只兩言傾去是時有吳輝者作舍人求去上云吳輝只管求去趙公力薦之且置此人秦奏云似這般人亦不難得上欲封晉安郡王為建王思平為吳王趙公以為建一郡耳吳古大國事體不稱秦奏云此亦只是虛名有何不可趙公愕然於是遂求去又一條云秦相初罷政張當軸是時虜入淮上魏公出視師遂起秦相知臨安故事前宰相召還賜茶藥繼蓋之屬趙公並不檢舉秦相使人禱魏公公盡與合符禮數魏公淮上方向進趙公慶不使秦退師保建康以南既而虜兵却言者改趙相謂進師非趙相意坐是罷出魏公獨相遂稅秦為樞密使秦一切唯唯從公所為久之始與公爭事及呂安老廬州失師魏公乞出上不能留因問卿去孰可代者公遂薦趙相上云卿可具文字來既退至都堂秦迎之有喜色意其必薦已也公坐久無語秦色變公乃指揮堂吏作召趙相文字及趙公來秦相讚魏公曰上意如此極遠猶且得復及中使宣索召相公文字上方馬去及言魏公所以短趙公者由是二公為深仇故趙相居位不復牽挽魏公其後因一僧與魏公生且秦相治之甚峻幾逮及公又治趙相之子獄未成夜忽有一燈墜獄

中其上一責一及字明日獄具罪當斬奉檄不悅欲加族誅文字未上檄死先生云若族趙相家當時連連數十人做到這裏自休不辱其勢浪如曹操去

備因問當初高宗若必不肯和果國勢稍振必成功曰也未知如何蓋將驕惰不堪用備問如張韓劉岳之徒富貴已極如何責他死了宜其不可用若論救將之才則岳飛為勝然飛亦橫只是他猶欲向前斬殺先生曰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些毛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駕馭他若撞着周世宗趙太祖那裏怕他駕馭起皆是各將錄上之舉搭無以服其心所謂得罪於巨室者也是夜因不得罪於巨室語及此又問劉光世本無能然却軍心向他其裨將亦多可用者曰他本將家子云張魏公撫帥淮上督劉光世進軍是時虜人正大舉入寇光世恐懼遂背後

懷趙忠簡是時趙為相折彥質為樞密折助之請樞密院遂命劉光世退軍魏公聞之大怒遂趕回劉光世出榜約束云如一人一馬渡江者皆斬光世遂不敢渡江便回淮上樞府一面令退軍而宣撫令進軍淮上然終退怯魏公既還朝遂力言光世異懦不堪用罷之而命呂安老董其軍及安老為瓊等所殺降劉豫魏公由是得罪而趙忠簡復相趙既相遂復舉劉光世為將都弄成私意魏公已自罷得劉光世好了雖呂安老敗事然復舉能者而任之亦足矣何必須光世哉此皆趙之私意以某觀必竟魏公去得光世是而趙所為非豈有虜人方入你却欲掉了去一邊令進軍一邊令退軍如何作事云云又言諸將驕橫張與韓較與高宗密故二人得

全岳飛較疎高宗又忌之遂為秦所誅而韓世忠破膽
矣只有韓世忠在大儀鎮筭殺得虜人一陣好高宗初
遣魏良臣往虜中講和令韓世忠歸渡江韓聞魏將至
知其欲講和也遂留之云某方在此措處得畧好正抵
當得虜人住大功垂成而主上乃令追還何也魏云主
上方與大金講和以息兩國之民恐遲將生事敗盟故
欲召公還慎勿違上意韓再三嘆息以為可惜又云既
上意如此只得抽軍歸耳遂命主上東裝即日為歸計
魏遂渡淮兀木問以韓世忠已還否魏答以某來時韓
世忠正治壘行即日起離兀木再三審之知其然遂
稍弛備世忠乘其懈回軍奮擊之兀木大敗魏良臣皇
恐無他再三求哀云實見韓將回不知其給已乃得免

因言陳同父上書乞遷都建康而曰黃帝披山通道未嘗
寧居今宮室臺榭妃嬪媵嬙之盛如此如何動得高宗
本遷都建康了却是趙忠簡打壘歸來蓋初聞虜人介
寇群臣勸高宗躬往撫師行至平江而止繼而淮上諸
將相繼獻捷趙公得入望正在此時已而欲返臨安適
張魏公來遂堅勸高宗往建康及淮師失律趙公荒窘
遂急勸高宗移歸臨安自此遂不復動矣看趙公後來
也無奈何其勢只得與虜人講和是時已遣王倫以二
十事使虜約不稱臣以濁河為界此便是講和了後來
秦檜力排趙公遂以不肯講和之罪歸之使萬世之下
趙公得全其名者乃檜力也問張趙二公優劣曰若

論理會朝政進退人才趙公又較鎮家無疎失若論
 擔當大事竭力向前則趙公不如張公張公雖是竭力
 擔當只是他才短慮事疎處多盡其才力方照管得若
 才有此不到處便弄出事來便是難趙公也是不諳軍
 旅之務所以不敢擔當萬一虜人來到面前無以應之
 不若退避耳問○備用錄云或問趙忠簡公與魏公材
於國事人才上却理會得精密仍更持重但其心未必
如張公辨得為國家擔當向前自中興以來廟堂之上
主派復者前有李伯勉後有張公而已但張公才短處
事有疎畧處他前後許多事皆是竭其心力而為之必
有照管不到處
便有疎脫出來

問趙忠簡行狀他家子弟歆屬筆於先生先生不許莫不
 以為疑不知先生之意安在曰這般文字利害若有不

實朝廷或來取索則為不便如某向來張魏公行狀亦
 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做將去後見光克實錄其中煞有
 不相應處故於這般文字不敢輕易下筆趙忠簡行實
 向亦嘗為看一遍其中煞有與魏公同處或有一事張
 氏子弟載之則以為盡出張公趙公子弟載之則以為
 盡出趙公某既做了魏公底以為出於張公今又如何
 說是趙公耶故某答他家子弟盡令他轉托陳君舉且
 要他去子細推究參考當時事實庶得其實而無舛悞
 耳問張趙都是好宰相未知人品如何曰他兩箇當初
 都要協力出來主張國事只緣後來有此不足遂做不
 成以其觀之趙公未免有些不是處曰何以見之曰且
 如淮上既敗張公既退趙公復相凡張公所為一切更

改張公已遷都建康却將車駕復歸臨安張公所用蜀
中人才一皆退之觀此似亦趙公未免有不是處也曰
臨安驛驛門之立意不款安於此耳又嘗聞長老之言
有植竹於內庭者趙公見而拔之曰汝款安於此乎然
則再歸臨安恐又有為非是與魏公相反也又見趙公
遺事有一條說張公罷相趙公復相事甚詳云德遠所
用人才如馮如熊等在朝諸人趙公皆更用之亦豈得
謂之故與張公相反乎先生曰拔竹之事似是汪端明
所記但其未敢深信嘗記張公款行遣一內臣趙公但
款薄責之蓋恐其徒或來報復如此則拔竹事其能然
乎至於收用蜀中人才恐未必然也太抵張公才疎
意廣却敢擔當大事至於趙公却深曉事其於人才

世務區處得頗精密至於擔當天下事恐不及張公也
枅

張魏公材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孺子亦比知之
故當時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得用若海
杜子美詩云艱危須藉濟時才某思至此不覺感歎濟時
才分明是難得直卿問志與才互相發否曰有才者未
必有志有志則自然有才人多言張魏公才短然被他
有志後終竟做得來也正當道夫

明受之禍魏公在江中忽有人登其舟公問為誰云苗太
尉使我来殺相公公云汝何不殺我云相公忠義某門
不肯做此事後苗更有父來相公不可不防備公問姓
名不告而去欽夫云
德明

孝宗初起魏公用爭魏公議論與上意合故獨付以恢復
之任公亦當之而不辭然其居廢許時不曾收拾人才
倉卒從事少有當其意者諸公多薦查元章齊人馮圓
仲方蜀人魏公亦素相知辟置幕府朝廷怨其進太銳遂
以陳福公唐立夫參其軍以二人厚重詳審故也緣唐
立夫亦只是箇清曠會說話好骨董談禪底人與魏公
同鄉里契分素厚故令參其軍事因笑曰正如趙元鎮
相似那邊一面去督戰這邊一面令回軍成甚舉措魏
公既失利遂用湯進之未幾虜人再來湯往視師辭不
行又命王瞻叔瞻叔又辭不行蓋魏公初嚴淮上宣撫
時朝廷命室治其錢穀瞻叔極力搜索軍士皆忿怨若
往必有一場大踈脫蓋是時軍士已肆言欲殺之矣况

仲云嘗見先生說魏公被李顯忠邵宏淵二將說動故
決意進兵既而唐陳二公皆不從魏公令問二將二將
曰聞虜人積糧運勇於中縣靈壁矣秋高馬肥必大舉
南寇今若不先其未發而破之及其來莫說其輩不肯
用心二公聞此言故亦從之魏公既入奏事淹留兩
月及還則已六月矣乘劇暑進兵以至於敗未幾魏公
薨皆無入可用幸而復與虜人講和乃定而用

張魏公初召來縉紳甚喜時湯進之在右揆衆以為魏公
必居左既而告庭雙麻湯遷左魏公居右九事皆為湯
所沮魏公不得已出視師言官尹穡陰搖撼之一日陳
良翰邦彥上殿言及此壽皇云安有此事當令群臣誰
出魏公之右者恐是臺諫中陰有所沮卿可宣諭之陳
退自念臺諫中某人某人姓名皆主魏公只有尹一人
意異然上旨如此不可不宣諭遂以上意達諸人尹云

某明白亦上殿既不見報次日又上殿繼而有旨陳知
建寧魏公遂罷問湯後來罪責如何曰渠建議和親以
四州還之而虜復犯淮壽皇怒免官削爵土可學
張魏公被召入相議北征某時亦被召辭歸嘗見欽夫與
說若相公誠欲出做則當請旨盡以其事付已按擢英
雄智謀之士一任諸已然後可為若欲與湯進之同做
決定做不成後來果如此然那時又除湯為左相却把
魏公做右相雖便得左相湯做右相也不得何況却把
許多老大夫去為他所制後來幸此只要濟事故不察外
人見利害甚分明賀孫

因論張魏公湯思退主戰和曰亦不可徒從上言戰以救
太上太上以做兩番不曾成了所以怕主戰者須是效

得模樣在人眼前教太上看得自信其可以戰則自無
說也楊

張魏公不與人共事有自為之意也是當時可共事之人
少然亦不可如此天下事未有不與人共而能濟者汪
明遠得旨出措置刑棄秦乞迂路過建康見張公張公
不與之言問亦不答楊

張魏公可惜一片忠義之心而踈於事亦是他年老覺得
精神衰急欲成事故至此兼是朝廷諸公不能得公用
兵幸其敗以為口實初間是李顯忠邵宏淵請於公以
為虜人精兵在虹縣矣俟秋來大舉南寇今若不先破
其巢穴待他事成驟至某等此時直當不得公問其實
否李忠顯邵宏淵便云某人之語甚詳即不貪聽呼

人議其說如前公曰云云於是即動不知如何恁地輕率德明

魏公言元祐待熙豐人太甚所以致禍人無君子小人孰

不可為善此是其父說汪書答云又有如何大圭者何為禮後譏張子秦云便是這般人云云先生謂汪書云若某則

曰公當深於易易只言君子小人今若言無小人是無

用易也方

秦會之入參時胡文定有書與友人云吾聞之喜而不寐

前輩者他都不破如此淳秦檜

翟公巽知密州秦檜作教授一日有一隱者至會相曰此

教授大貴翟問與某如何曰翰林如何及之如何及之

時游定夫在坐退因勉秦云隱者甚驗幸自重游因說

與胡文定曰此中有箇秦會之好胡問如何曰事事裏

不會秦後於陳應之處問游後云曾為游酢知云上蔡陳應之應之言於先生下事事秉本會籍溪言於先生場

問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善之故曰秦會之嘗為密教翟

公巽時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于翟

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會之為對云其人類

荀文若又云無事不京城破虜歎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

有異議惟會之抗疏以為不可康侯亦義其所為力言

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與聞國政康侯

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來講論國政康侯有詞被講進

之召則會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必已窺見其

微隱有難處者故以老病辭後來會之做出大踈脫則

康侯已謝世矣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皆擢用之
時在坐范兄云定夫之子不甚發揚秦老數求乃翁論語解序因循不果錄其佳有知之者遂默記之一日進見秦老及此則舉其文以對由是喜之後故權至侍從是為子蒙尊人又曰此老當固却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胡明仲兄弟却有樹立終是不歸附他嘗問和仲先世遺文因曰先公議論好但只是行不得和仲曰聞之先人所以謂之好議論政以其可以措諸行事何故却行不得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此是這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只將做一件好底物事安頓在那裏又曰此老千鬼百怪如不察這人賤竄將去却與他通慇懃不絕一日忽招和仲飲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金為贖按程子山諸公在賤所俱有故事

其存問者如欲論去之人章疏多是自為以授言者做皆此類也
得甚好傳安道諸公往往認得如見彈丸洪慶善言曰此秦老筆也
儒用德明錄云秦相曾語胡和仲云先大夫議論固好然行不得和仲問既是議論好何故不可行秦云仲尼垂世立教且說箇道理如此以示人如何便一行得一日又語和仲云柳下惠降志辱身如何和仲對云降志辱身是下惠之和未若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秦曰不然也有合降志時合辱身時先生曰秦老自其相後每事便如此陳剛云向見東萊說秦老語和仲云先大夫說教以直內義以方外一句是一句不是我只見敬以直內口賀孫錄云胡寧為太常丞上令錄遺文看寧遂告兄寅寅繕寫表進更以副本獻秦檜檜看畢即謂和仲曰都使不得和仲曰其間之先人皆是可謂之語丞相如何說使不得曰論語孟子許多說話那曾是盡使得只是也要後人知得有許多說話又一日問和仲曰賢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兩事是一事和仲曰聞之先人這只是一事檜曰賢後生不識其看來只是上一句用得和仲曰這是聖人兩

白法語丞相如何道只一句用得極曰其平生所行只
上一句賢說須着下一句賢且試方看聖賢法言無一
非實用極只作好說話看過平生如此宜其誤國也
可學錄云極召五峯兄弟五峯辭甚力和仲言頗孫遂
再召赴關極問來時明仲何言曰家兄令稟丞相善類
久廢民力久困極不答問和仲曰敬以直內只行上
句下一句只與賢行又曰文定文字甚好和仲進此文
字以副本納之極云只是行不得和仲再三問既好何
故行不得極云孔孟言語亦有行不得寫在策上只是
且教人知得此又揚錄云太上一日問胡和仲文定
春秋外更有甚文字胡曰只有我卷家集上曰可進來
遂進之後秦極問胡曰先夫文字進了連說先夫好說
論三四句後曰只是行不得胡曰議論好時只是
是謂好行相公既說好如何行一句不得曰不特先夫
文字如此聖賢議論亦豈盡可行只是且教世間人
得有這一般道理又蕙錄云或問信而好古曰而今
人多不好古皆是他不信因舉秦會之嘗與胡和仲說
如先公解春秋儘好議論只是无一句行得對曰惟其
可行方是議論若不可行則成甚議論秦曰且如周公
孔子之言那有一句行得只是說得好所以存留在此

後人者又璘錄云極召胡和仲來問故以直內義以
方外和仲之父子弟尋常以為此兩句只是事極
云不然敬以直內可用其逐白受用便是義以方外不
可行和仲疑之極云公試行看和仲上殿先亮素文定
公文集因以副本呈極云先公議論甚好但一句也
不得且如孔孟許多說話也只是存一箇好話令人知
看此好話耳決不可行又問和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如何和仲既解以對極云合降志須着降合辱身須着
辱和仲以太常丞權即極忽請喫酒
五孟歸而章疏下矣檢之不情如此

秦檜聞富季申言深有憾歸出謂富曰元來作相當如此
後來所為皆得之於此不知其說然大率保位之術耳
揚

秦檜初罷相出在某處與客握手夜語庭中客偶說及富
公事秦忽掉手入內客莫知其故久之方出再三謝客
云荷見教客亦莫知所謂和問乃答云處相位元來是

不當起去是渠悔出偶投其機故發露如此趙丞相初亦不喜之及其再入全然若無能趙便謂其收歛不做一聲遂一向不疑之亦不知其如此胡康侯初甚喜之於家問中云秦會之歸自虜中若得執政必大可觀康侯全不見得後來事亦是知人不明又云秦會之是有骨力惜其用之錯或問他何故不就改戰上做曰他是見得這一邊難成功兼察得高宗意尚亦不決為戰討計賀孫

問富直柔握手之語不審何說曰往往只是說富公後來去朝廷使河北被人讒間等事秦老聞之勿入去久之不出富怪之後出云元來做宰相是不可去秦既再入遂請魏公於趙公又因吳輝等二事傾去趙相一向自

做更不肯去胡和仲嘗勸秦云相公當國日久中外小康宜請老以順盈虛消息之理秦曰此事不然我當時做這事尚拖泥帶水不曾了得問何事未了曰是未取得他中原曰若取中原必須用兵相公是主和議者曰我從來固不去用兵然虜自衰亂不待用兵自可取後來楊安止亦有劄子勸秦相去位秦相大率如對和仲者於是不樂安止遂生此去國不然安止亦須做從官先生曰不曉他要取中原之意後來見陳國壽琦說秦老初欲以此事付國壽擬除它廬帥陳云荷朝廷任使帥長沙廣西皆內地若邊帥當擇才某於軍旅事素不習恐敗事其議遂已竊意秦老只是要兵柄入手此事做未成若兵柄在手後來必大段作怪德明

秦太師與呂並相呂出甚所在秦一時換了臺諫人物呂聞之不字有客告之云其黨魁乃胡文定可逐去則秦不足慮呂如其言歸而諷臺諫論之秦爭於上遂併論秦高宗欲罷其相令人行詞當時秦所引皆是好人而立朝無過人皆不字行詞者遂求御批以疏其罪高宗迷批與之大畧云其末相時說作相數月可以致治既相皆無所建明後來秦再相數年之後却秦過以為當初無過為人所說遂行下詞臣家索御批既得之則以納于高宗其無禮不臣如此可學錄云秦會之初罷相御書藏秦氏及秦氣相盛自廣符移其人知台州於其家索出而納於高宗其人潮州人又當時史館有宰臣拜罷錄已載此罷相時事亦有士大夫錄得此書秦已改史館之書了又行下於民間所

藏者德明揚錄云秦前罷相時有御批其罪狀與翰自於上前納了兄秦楚材翰林之類官上以檢政亦眷其人檢亦忌而出之因話及秦丞相問當時諸公皆入虜渠何以全家得還曰此甚可疑當和親時王倫自虜至款高宗屈膝中外憤怒秦老出有人榜云秦相公是細作揚錄云都下甚憤一月在甚寺中聖節一樹上是時陳應之正到廟堂問和親之故秦云某意無他他人主有六十歲老親在遠須要取來相聚因顧左右令取國書與應之看乃是詔書秦捲其前後只見中間云不求而得可謂大恩蓋指河南也先生言畢云此事當記當時虜中諸將爭取恐久後無文知之者劉豫以河南歸我乃是懶辣懶辣既誅兀木用事又款背約是時命煥會書密院為宣撫鄭亨仲記不全

至蜀見吳玠玠曰某有一策昔失陝西五路為要害今虜人以河南歸我而陝西在其中可謂徐必悔悟今不若移近蜀之兵進而據之則猶庶幾徐則不及事矣斐云此策固善但其不敢專須奏朝廷仲因力贊之即莫奏未數日虜兵已下陝西矣當時下河南止用單使有一相識姓名為蔡州平輿尉一日手報天使至縣尉當出迎曰天使何人曰北使曰我南朝官不可拜北使曰如此則官人可歸矣乃為辦兩車并骨肉送之入南境既而使到縣官皆投拜蓋本北人未換者可學○欄錄云胡明仲與秦檜爭和議於朝堂秦無語但取金人所答國書以手急卷其兩頭止留中間一行示明仲云不求而得可謂大恩字如掌大時虜人初以河南之地歸我也先生親見致堂說

○揚錄云秦老講和後曾取海河南地關中五路地連河南盡海之時令樓煥從守鄭剛中在蔡吳玠玠今與之講和極是云云今得五路須急發兵守之其某處令誰守其處要急為之虜人只是不曾思量恐覺便來取當時他人亦以為常惟鄭剛中擊節稱是曰言鄭才識高云云樓曰某來時不曾得旨須著入文字鄭曰可急入文字未幾虜人取去矣

秦檜倡和議以誤國挾虜勢以邀君終使彝倫斃壞遺親後君此其罪之大者至於戮及元老賊害忠良擄人之功以為己有又不與也若海

李秦發參政在上前與秦相爭論甚力每語侵秦相皆不應及李公奏事畢秦徐曰李光無入臣之禮上始怒德明

秦檜初主和議時舉朝無入從之遂奏太上曰乞召李光

來問如何遂召至未對時全不得見人不知如何與秦
檜相見秦待之酒行如誤言云滿斟參政酒時光為尚
書之類光聞參政之言秦遂與論和議如何光贊之次
日對陳和議之是初議遂定遂參政光性剛雖在終
是不甘遂與秦檜譏秦所判文光取塗改之後為秦治
過海歸死揚

章貢軍叛上不知一日問如何秦曰軍人倘閑相爭之類
已令人去撫定夫問是誰說上初不言詰之乃曰兒子
說遂尋別事罰俸三月不反揚

施全刺秦檜或謂岳侯舊卒非是蓋舉世無忠義道此正
義忽然有他身上發出來秦檜引問之曰你莫是心風
否曰我不是心風舉天下都要去殺番人你獨不肯殺

番人我便要殺你賀孫

胡邦衡作書記當時事其序云有張扶者請檜乘副車呂
愿中作秦城王氣圖他當初拜相嚴去極好再來却曰
前日但知道行則留不行則去今乃知不可去漸漸便
到此田地及至極處亦顧其家曹操下令云是也問霍
光先生曰霍光無此心只是弑許后一事不發覺此本
謬又問秦氏科第先生曰曾與汪端明說此是指鹿為
馬汪丈云只是無見識可學○辨錄云秦太師專盛時
張扶或云張祐請乘副車呂愿
中作秦城王氣詩以獻檜皆受不辭呂知靜江府府有
驛名秦城忽傳言有王氣呂作詩與僚屬相之成冊以
獻此見胡邦衡所作紹興間被貶逐人事實序熊子復
敬作一書記其事從其子借之或云非邦衡所作又曰
私科舉或云恐是愚弄天下之人指鹿為馬之意汪聖
錫云恐不如此只愚戡耳初時人以伊周譽檜未後人

以舜禹，舉槍亦受之，大抵久執權柄，與人結怨多，才
欲放下，恐人害已，似執守不放，其初未必有邪心，到後
來漸漸生出，皆是
鄙夫患失之謀耳

問張魏公行狀秦相叛逆事如何曰當時然有士大夫獻
謀者亦有九錫之議矣吳曾輩是也振
秦檜在相時執政皆用昏庸無能者如汪勃章夏重德元
皆一類人太上一日問虔州兵反事秦久未對章夏在
後恐秦忘之因對一句後秦語之曰檜不能對時參政
却好對檜未對參政何故便如此即時逐去之興化林
大鼎為士人時對策言自宣政以來人無節義後得秦
檜於虜中乞立趙氏節義可取時秦破後秦知之大權
用一日在經筵因講得甚稱上意上喜賜一帶秦逐出
之場

秦檜每有所欲為事諷令臺諫知後只令林一飛輩往論
之要矣一人時只云勅某人去臺諫便着尋事上之臺
諫亦嘗使人在左右探其意說得之即上文字太上只
是慮虜人故任之如此及秦死遂召陳誠之沈該萬俟
卨安節諸人以誠之輩嘗為奉使沈嘗以賊罷官後
以上書言講和進用皆秦黨也秦死封王禮數之類皆
得又一面行遣昔時諫臺為皆附會權臣揚
秦檜舊作好人時亦多有相識晚年都不與他一切壞
了一日謂和仲曰舊時亦熬有好相識後皆不濟事近
來却有幾人好如曹泳湯思退輩皆其晚年所信用者
曹凶險狡獪之甚秦之妻兒親黨皆為其所離間秦信
愛之如子然皆在其籠絡中矣決定後來推秦作一大

惡事旋害了秦而自為之秦死其妻見啣之泣訴於太
 上謂秦時多事皆曹為之遂編置海外而死曹妻亦自
 狡要令一人軍將等去取曹喪恐其不從先教一婢子
 云你待我使其人不從你便倒地作侍郎語云平日受
 我多少恩你若不從我即有禍及汝及使其人果有不
 肯從意婢遂倒地如其言其人拜告即請行蓋曹平日
 詭恠家習之也然曹有才可用知紹興日當聖節吏人
 呈年例店家借紙絹結其物事曹云不必借者每年軍
 人緋紫衫要幾多絹遂檢籍所用與此所用不爭多遂
 取出染結了却將染緋紫遂不擾知臨安日當拜郊郊
 壇要若干土朱刷年例先出錢買朱吏人呈曹曰不要
 近郊壇有赤黄土先令人將炭若干斤放彼處臨期不

遠令追鐵匠於彼處放炭如何燒土以膠和塗其壇遂
 省錢多少天下事無不理會得只是凶惡可畏是威重
 又秦檜之子娶其兄女楊

秦檜已亥年冬死未死前一二年間作一二件無狀底事
 起獄斷送士大夫之類近死兩年朝不保暮日日起獄
 凶焰張大可畏黃豐知興化日有人有一弟因爭兄財
 不與遂以其兄嘗編錄得胡銓上書言秦檜緊要數語
 告以為兄罵秦太師官司亦以尋常不曾為理會時有
 一囚與爭財弟同獄問得其首尾其囚配卒於福州
 帥張某過其人直訴之於帥為有人罵太師黃不為理
 會帥上其事於秦即時攝取黃下大理并其妻孥皆係
 之遂勘問中何處州海島上有林一十二娘適度甚物

事追之尉即往海上收一老婦女林幾娘皆有之俱
無林二十三娘鄉老云此中只有一廟是林二十三娘
廟遂令鄉老供文字夫且休了黃不曾有一分事亦進
官勒傳楊

殺岳飛范同謀也胡銓上書言秦檜怒甚問范如何行
遣范曰只莫採半年便冷了若重行遣適成孺子之名
秦甚畏范後出之楊

王次翁河東人曾做甚官已致仕秦檜召來作臺官受檜
風音治善類自此人始楊

王循友彦霖家知建康辭秦而往問有何委秦曰亦無事
只有親戚在彼秦極不肖恐到庭下為痛治及到
任其人果犯宋與痛治喫棒之類其人母骨肉訴之秦

秦大怒即尋一事加於王王得罪妻孥皆配了婦女皆
為軍人所娶楊

建人黃公達作太守有賊提鎮韓美成續家欲治之黃已
去告之朝士朝士曰公能作一件不惟可以解此又可

以得美官但恐公尚有所惜不肯為耳黃問如何曰公
上殿能以劄子言曾天隱李彌遜之徒不主和議宜罪

之黃即為之秦檜大喜即擢為察院韓徑使又守察院
門云黃察院有公事未了要去理會秦見不是道理遂

罷黃楊

興化一傳文云秦今諸子孫皆其夫人正家人林一飛乃
秦作教官時婢所生夫人不容與同官林家之養秦後
欲取歸未遂而死後其黨人欲為料理其夫人自陳云

妾有幾子林非是林遂敗何地林死有子今皆無祿乃

檜親孫也林居典化○楊

秦太師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得這膝褲中帶
七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秦之為逞但到這田地七首
也如何使得秦在虜中知虜人已厭兵歸又見高宗亦
厭兵心知和議必可成所以力主和議懶辣主事始定
和議至次年不木殺懶辣而畔盟至順昌為劉信叔所
敗至楚州又為糧絕兵師離散方得成和若不喫這兩
着亦恐味便成和太后自虜歸云某年月日虜人待之
禮數有加至某年月又加禮又某年月又甚厚今以年
月考之皆是我師克捷之時故虜懼而加禮禮極厚乃
是順昌之捷高宗初見秦能擔當得和議遂悉以國柄

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上高宗所惡之人秦引
而用之高宗亦無如之高宗所欲用之人秦皆擯去
之舉朝無非秦之人高宗更動不得蔡京們着數高宗
元祐黨只一章疏便盡行遣了秦檜死有論其黨者不
能如此只管今日說兩箇明白又說兩箇不能得了有
薦張魏公者高宗云朕寧亡國不用張浚
問秦相既死如何又却不更張復和親曰自是高宗不肯
當渠死後乃用沈該萬俟卨道弼又有此數人皆是
當時說和親者中外既知上意未幾又下詔云和議出
於朕意故相秦檜只是贊成今檜既死聞中外頗多異
論不可不戒約甚沮人心當初有一二件事皆不是如
檜家既保全而專治其黨士大夫遭檜貶竄者叙復甚

緩渠苑浮甚好若更在甚可畏當時已欲殺趙丞相之家既加以反逆則牽聯甚衆見說有三十餘家皆當坐中外寒心高宗亦甚厭惡之但無如之何問所以至於如此者何故曰伊川云今主致危亡之道非一而逸欲為甚渠當初一面安排作太平調度以奉高宗陰奪其權又挾虜勢以為重可學

秦老既死中外望治在上人不主張却用一等人物當時理會秦氏諸公又宣諭止了當時如張子韶范仲達之流人已畏之但前輩亦多已死魏上借問却是後來因亮起方少驚懼用才籍溪輪對乞用張魏公劉信叔王龜齡查元章又一人繼之時有文集謂之四賢集可好底氣數常守那不好底氣數不過且如秦檜在相位十

一二年被他守殺了幾個人又殺了許多人比自是他那不好底氣數到長了

秦老是士大夫之小人曹泳是市井之小人揚

朱子語類卷之百三十一終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一

本朝六

中興至今日人物下

宗澤守京城治兵禦戎以圖恢復之計無所不至上表乞
 回銜數十表乞不南幸乞修二聖宮殿論不割地其所
 建論所謀盡是非利害昭然可觀觀其辨駁駁乎中興
 之基矣耿南仲且之于南京時使不歸京城汪黃沮之
 淮甸時動相掣肘使不得一有所為如令椿管器甲之
 類不得擅有支遣問所召募係何色額人召募得百十
 方以上人
 令京民出助軍錢不得支錢修城池造器械數事皆汪
 黃張慤為之切宗守京太上即位南京時河東北京東
 西之民日夜自守望駕歸京王師之來全無盜賊駕一

居淮甸賊起百十萬丁進李成揚進之徒競起宗盡召之為用事焉成而薨朝廷不為諸人作主諸人四散為賊矣傷哉宗薨時年七十謚忠簡場

宗忠簡公薨其家人方入棺未歛軍兵舉出大廳三日祭

弔來哭不絕祭物滿廳無數其得軍情人心如此

王庶西人趙元鎮引作樞密甚有威望又言他疆徭死葬

廬山王之奇是庶之子亦作樞密庶以私怨殺曲端端

亦西人庶嘗在其軍中幾為端所殺

王子尚初在陝西為金人所圍求救於曲端端命一愛將

救之既至故求休息數日王不許戰敗奔入城王斬之

既而城陷王奔端端詰責欲殺之有幕僚力諫止因之

一日遣入蜀遂諧端於魏公魏公殺端

徐師川微時嘗游廬山過一宦者鄭湛與之詩曰平生不

善劉蕡策色色門中皆有人後入樞府鄭時適用事模

樣似有力焉徐在密院時金人寇襄陽中書集議徐曰

彼本盜賊所有時因步未安盜有竊發據城邑者得失

不足為國家輕重時趙元鎮為參知政事曰襄陽為金

人所據則川廣路絕國家危矣徐曰此是樞密院事參

政不須與趙曰小小兵事樞密自主之可也此國家大

事政府安得不與即上馬而去太上聞之罷徐樞密徐

歸鄉以前輩自居恃文使氣好罵專以飲酒為事不擇

貧賤皆往啖之詩亦無甚佳者揚。可。錄。云。徐。師。川。在。密。院。判。襄。有。密。報。至。

府會謀師川曰今日朝廷視制在。密。院。判。襄。有。密。報。至。

趙丞相為參政曰此乃上流何可棄師。川。曰。密。院。事。何。

預參政趙曰某參知政事此乃保政事之大者安得不預。參。政。趙。曰。某。參。知。政。事。此。乃。保。政。事。之。大。者。安。得。不。

預遂策馬往此入文字朝廷為之罷師川趙遂知院為

師去行
虜退師

韓世忠作小官時一城被圍郡將無計世忠令募敢死士得二百人世忠云不消多只擇得精者八十人令人持一斧世忠問云其間豈無能為盜者遂令往偷了鼓棹却略將石頭去驚他門他必往報中軍便隨入見有紅帳者便斫俟彼人集便出來恐有馬軍來趕便與相殺城上皆取云馬軍進如是果退圍

岳太尉飛本是韓魏公家佃客每見韓家子弟必拜

岳飛恃才不自晦郭子儀晚節保身甚關冗然當緊要處又不然單騎見虜云云飛作副樞便直是要去做張韓知其謀便只依違然便不做亦不免其用心如此直是忠勇也

紹興間諸將橫劉光世使一將官來奏事應對之類皆善上喜之轉官頗賜予劉疑其以軍中機密上聞故殺之其人走投朝廷朝廷不知如何區處之劉又使入逐路殺之追者已近其人告州將藏之獄中入文字朝廷方免

吳玠到饒風關却走回此事惟張巨山退虜記得實明後世用兵只是胡廝殺那曾有節制如李通說八陣可用怕也未必不可用當臨陣時只看當時事體排扒得着所在如吳璘敗虜於殺金卒前面對陳交兵正急後面諸軍一齊擁前爛殺虜人這有甚陳法且如用兵前陳交接後陳即用木車隔了不令突出當吳璘那時軍勢勇猛將來隔了一齊都斫開突前去有甚陳法看來兵之

勝負全在勇怯又云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孫古之戰也兩軍相對甚有禮有饋惠焉有飲酌焉不似後世便只是爛殺將去劉錡順昌之捷亦只是投之死地而後生當時虜騎大擁而至凡十餘萬將會議以為固知力不能當然急渡江則朝廷兵守已自成嚴必不可渡兼携持老幼虜騎已迫必為所追其勢終歸於死若兩下皆死不若固守度幾可生遂開城門而守虜人大至劉錡先遣人約他某日戰虜人謂其敢與我約戰大怒至日虜騎壓於城外時正暑月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為五隊先備暑藥飯食酒肉存在先以一副兜車與甲置之日下曬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如此數次其

兜車與甲尚可容手則未發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喫酒飯少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喚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勇遂大敗緣虜人衆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掖其馬申以斷其足一騎絕倒即壓數騎殺死甚衆况當暑衆正熱甲看如火流汗喘息煩悶而吾軍迭出飽銳清涼而傷困者即扶歸就葦調護遂以至寡敵至衆虜人大敗有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前此皆未肯真箇要和此是庚申年六月可惜此機不遂進孫賀張棟字彥輔謂劉信叔親與他言順昌之戰時金人十上萬人圍了城城中兵甚不多劉使人下書約戰日虜人笑

是日早虜騎迫城下而陣連山鉄陣甚密不動劉先以鉄甲一聯睡庭中一边以肉飯犒師時使人摸鉄甲未大熱又且候候甲熱甚遂開城門以所犒一隊持斧出令只掀起虜騎斫斷馬脚人馬都全裝一騎倒又粘倒數騎虜人全無下手處此隊歸以五苓大順散與服之令歇又以所犒第二隊出如前殺甚多虜覺得勢敗遂遁走後人問驪甲之事如何曰甲熱則虜又在日中皆熱悶矣此則在涼處歇方出時當暑月也揚

籍溪嘗云建炎間勤王之師所過州縣如入無人之境恣行擄掠公私苦之有陳無玷者以才略稱嘗作其縣宿戒邑人各備器械候聞鍾聲則人執以出隨其所居相此排列未幾勤王之師入縣將肆縱橫之狀即命擊鍾邑

人聞之如其宿戒以出師徒見其戈矛森列不虞其有備若此也相顧失色遂整師以過秋毫無犯邑人德之又胡文定公之還召命也汎舟而下無玷走吏致書戒其吏云計程到江黃間有官舡自下而上者可扣之當是本官吏至彼果有舟上者一問得之其善料事如此盖渠以事占之知文定之不果造朝也用備

某人作縣臨行請教於某人先生言其姓某人曰張直柔在彼每事可詢訪之某人到官忽有旨令諸縣造戰舡召匠計之所費甚鉅因意臨行請教之語亟訪策於張張曰此事甚易可作一小者計其丈尺廣狹長短即是推之則大者可見矣遂如其語為之比成推葺比前所計之費減十之三四其後諸縣皆重有科敷獨是邑不

擾而辨後其人知紹興府太后山陵被旨令應副錢數
萬結磚為牆其大小厚薄呼磚匠於後園依樣造之會
其直比拋降之數減數倍遂申朝廷乞紹興自認磚墻
正中官者欺弊遂急沮其請只令紹興府應副錢不得
于預磚墻事儒用。或錄云其人曰如何費許多錢遂
之大小厚薄依樣燒磚而結之費
比朝廷所拋降之數減數倍云云
張甯字直福建人嘗知處州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計其所費
問之張云可造一小舟以寸所尺便可計籌後又有入
欲築紹興園神廟墻召匠計之云費八萬緡其入用張
法自築一丈長築其墻可直二萬遂以四萬與匠者董
事內官無所得遂與奏紹興貧不知自出錢太后遂自
出錢費二十二萬緡揚

高宗朝有朝士後為尚書建炎嘗請駕幸福建以為福建
有天險又上言邵武南劍人多鑿紙錢費農業乞降旨
禁之或人家忌日之類不得燒紙錢只燒經幡一二紙
好笑如此粘竿長槍大劍如此而使若輩入謀國云云
邵武有文集又有趙需者清獻之孫此時亦上言聖郎
殺鷄鵝太多只令殺猪羊大牲適傳有一龍虎大王南
侵邊方以為懼胡侍郎云不足慮此有鷄鵝御史足以
當之揚
紹興間曾夫隱名恬作中書舍人曾亦賢者然嘗為蔡京引
用後修哲宗實錄成太上趙丞相要就褒賞修實錄官
制辭上說破前後是非曾以蔡之故常主那一邊及行
詞只模糊作一修史轉官制上與丞相不案命呂居仁

行呂權中書舍人自丁巳三月二十五日上一狀論分
別邪正謂曾之徒也自荆公諸人熙豐間用事新經字
說之類已壞人心術元祐諸公所為那一邊人終不
以為是紹聖以後又復新政敗壞一向至於渡江然舊
人亦多在者其所見舊染不省雖賢者亦復如是如曾
之徒是也因論人以先人為主一生做病揚

湯思退事秦檜最久其無狀皆親學得故所為如此之乖
揚
湯思退作樞密董德元參政商量薦小秦作相董言之不
答湯即背其說逐董出召魏良臣來作參魏洽揚存中
上不答湯又逐出魏湯遂作相揚

湯思退王之望尹穡三人姦甚又各有文以計去了魏

盡毀其邊備山寨水櫃之類九險要處有備禦者皆毀
之還了金人四州以謂可以保其和好而無事矣一日
只見虜騎十萬突至驚擾一番而去三人者乃羅其謀
蓋三入之所向也尹乃疏平日邊事尹能文其事尚如此好宰相
自為一室藏文書全不令臺諫至其後及賈誼待大臣
盤飴之類事湯卒以驚死敗小人情狀如此初去魏
公毀邊備時諸將皆欲得而殺之王之望尚在其所急
上書論三事一恢復二守禦三與之和時亦要地東歲
幣之類分明上大喜即日召歸參大政及金人有所復
上商量之際上意欲不與款之望有所說之望全不言
上顧之云如何之望曰不如且與之上曰卿前書意如
何及敗二人皆懼邊將之怨已不敢出師上前至以鄙

語相罵之望謂湯小教子成把價撒出來好三人之意
惟恐奉虜不至但看要如何虜見其着數低易之遂無
所不敢使其和議如秦檜時則亦一檜矣好景三人首
於都市俾虜人聞之亦以少畏此是甲虜騎來時思遠
之望既罷檜不罷上令胡銓檜往經略邊備二人皆罷
家先去上但知胡如此怒去之時召陳魯公魯公至留
胡上曰用其經略邊事遂搬家先去用是罷之陳曰如
此則檜亦搬家去臣途中見之遂罷檜多讀書能文然
行不成入上初極重之每對群臣言無人及檜龔茂良
為左司諫與檜同對欲促上早定和議龔曰內政只消
三二箇月打疊不日可以至太子祖外敵未去下手未
得且與講和為便揚

方伯謨問其人如何忘其名先生曰對移縣丞一節全處不
下又問是當初未見得曰他當初感發踴躍只是後來
不接續語朱希真曰天下有一等人直是要文來求進
用因說及尹檜前日趙蕃稱他是好人伯謨問他當初
如何會許多年不出曰只是且礙過及至上手則亂來
初擢用力言但得虜和三二月綱紀自定龔實之云便
是他人耳聾敢如此說如減冗官事是但非其人行之
失人心渠初除浙西制置胡邦衡除浙東邦衡搬家從
蘇秀迤邐欲歸鄉因此罷陳魯公用因言於上曰胡銓
搬家固可罪尚北尹檜搬家乃向南上云無此事公云
臣親見之自古人主無與天下立敵之理天下皆道不
好陛下乃力主張張魏公在督府渠欲搖撼一日陳邦

夢對言張某似有罷意上曰安有此事方今誰出魏公
上上每呼張相只曰魏公必是臺諫中為此卿可宣諭
陳見尹道上意尹云某請對數日駕在德壽批出陳知
建寧府魏公亦罷某問當時諸公薦之何故曰亦能文
章大抵以此取人不考義理無以知其人多為所誤如
蘇子由用揚畏畏為攻向上三人蘇終不遷畏曰蘇公
不足與矣乃反攻之李可

或問胡邦衡在新州十七八年不死先生曰天生天殺道
之理也人如何解死得人廣

胡邦衡尚號為有知識者一日以書與范伯達云某解得
易魏公為作序解得春秋鄭億年為作序以為美事范
答書云易得魏公序甚好鄭序春秋者不知是何人得

非劉豫左相乎是此人時且請去之胡舊嘗見李彌遜
字似之亦一好前輩謂胡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稱只
做得一高節好便好胡後來喪名失節亦未必非斯言
有以入之也揚

呂居仁學術雖未純粹然切切以禮義廉恥為事所以亦
有助於風俗今則全無此意方

呂家之學大率在於儒禪之間習典故居仁遂去學作詩
亦不說於趙丞相後於秦檜所為亦有輔之者籍溪云
當代一表云仰日月於九天之上下一句甚卑可憐之
詞居仁為之也後虜中此文亦有人傳之揚

呂居仁作舍人時繳奏文字好處多一章論表煥章乞作
教官教官人之師表豈可乞此論不聞數十年矣今皆

是陳乞然不陳乞朝廷又不為檢舉朝廷為檢舉方是
亦可以養士大夫廉恥今皆不然都要陳乞舊除從官
便不磨勘今亦不然如磨勘大約用三載考績之法一
年一切了今年年日自理會官負磨勘揚
呂居仁不甚惡賊汗深惡多才刻薄者此自回避黨人故
有此論出來然大害名教豈不使得子孫取受如論固
窮守節處甚佳揚
呂舍人好言忍恥之類此意不佳揚因及劉道原不受溫
公惠曰如此做得人也豐利揚
說呂居仁解大學曰他諸公何故一做下便不改動一字
非聖人安能如此這般非是大聖便是大愚
因說呂居仁作汪民表墓誌不好曰作龜山底尤不好故

大定全不用盡做過了根
呂居仁家往往自擡舉他家人便是聖賢其家法固好然
專恃此以為道理只如此却不是如某人緣見長上便
須尊敬以求教見年齒總小便要教他多是如此人傑
因曰此乃取其家法而欲施之於他人也傑
汪聖錫不直潘子賤直前事云無緣聽得殿上語向宜卿
云吾當時是言尹和靖某事又為朱子發理會卹典子
賤當時為呂居仁所賣明德
張無垢說得一般道理一切險而動振
張無垢氣魄汪端明全無此子氣魄無垢論語說得甚敷
暢橫說豎說居之不疑
永嘉前輩覺得却到好到是近日諸人無意思陳少南甚

向雖不識之看他舉動然好雖是有此疎却無而今許多纖曲賀孫問少南雖是疎到在講筵議論實有正直氣象巨然近日許多人往往到自議論他孫問陳少南詩如何曰亦間有好處然疎又為之甚輕易秦檜居温州時陳嘗為館客後入經筵因講公羊毋以子貴之說為非是因論嫡妾之分是時太母還朝陳遂忤太上意安置惠州張宋卿於彼從之徽廟梓宮歸鄭后梓宮亦歸邢后太上初聘亦隨歸及邊以計聞太母還秦檜欲以吉服迎吳才老時為禮官獨以為不可謂須先以凶服迎梓宮歸太上幾年不見太母了不爭此二三日奉安梓宮了却以吉服迎太母歸衆禮官聚都堂皆從秦意吳獨爭之秦曰此不是公聚訟處即以吳出

乏先生又云公羊之說非是只有一嫡場因論李德遠黃世永為湯進之所賣云他亦是不曾見前輩前輩皆不如此湯見人時一面顏色言語皆賣人之物史直翁亦然然却較好史雖主和然亦有去交結得一一人為應者然許他皆過分數了誠使彼足以抗虜此中亦何處之其策甚非也揚史丞相好薦人極不易然却有些籠絡人意思不往陳丞相較渾厚無這般意思又若賢否不辨者根陳福公自在尺如一無所能底村秀才梁丞相亦然根史老雖如此然嘗愛論薦引拔士人此一節可喜如陳應求方寸不正遠過龔實之然龔又却好士每到處便收拾得些人才劉樞不好士人先亦讀書長編從頭批抹

過近得書云尚要諸經史從頭為看一遍顧老病恐不能

因論張戒定夫其初名節好後來亦以書與諸公論當時其不是全不主和議但謂和時要如何後來多有如某之料其意欲進甚銳太上終是嫌破和議底人秦檜死亟下詔守和議不變用沈該萬俟卨陳誠之輩故張戒自秦檜死後數年終不用而張自躁如此蓋是學無本原故耳張學老子之類揚

張定夫居建昌享高壽有文集曰正平集自言初學孔子之道而無所得後讀老子而願學焉又喜管子其議多尚法制立朝亦可觀人傑錄與先吏部厚善當時朝士皆敬之雖有素喜陵人者亦不敢張嘗對高宗云陛下有仁宗之儉慈而乏藝祖之英略

高宗以為說得好又嘗言過江以來非李伯紀趙元鎮張魏公三人也立不住

先生謂若海曰令祖全節翁孝義篤至又能堅正自守當時權貴欲一見之竟不為屈至於通判公又為張趙所知持論凜然不肯阿附秦老可謂無忝於所生者前輩高風誠可敬仰為子孫者其忍不思所以奉承而世守之乎或曰今人志在趨利聞人道及此等事則多非敢訕笑先生曰某嘗謂得他當面言之猶似可又有口以為是心實非之存在曾中不知不覺做出怪事者茲尤可畏按胡泳云內翰文公之後○若海

鄧名世臨川人學甚博趙丞相以白衣起為著作郎與先吏部同局吏部甚敬畏之有致證文字甚多致證姓

氏一部甚詳紹興府有印板謂左年姓人有牌榜在賣
卦左氏只是姓左先生云楚左史倚相世為史官恐其
後也鄧著作後為秦檜以傳出秘書文字罪之禱官勒
停揚

熊叔雅名彥詩王時雍婿也金人入寇京城不守時雍盡
搜取婦女與虜人入號時雍為虜人外公當秦檜時叔
雅知永州魏公時安置永州秦檜之父曾為玉山知縣
玉山人要為老秦立祠堂求叔雅作記叔雅質之魏公
魏公令勿須作叔雅自後只是言貧道後恐不得差遣
十數日後魏公知其意與之曰前白所謂祠堂記作也
不妨叔雅作之大意言人問公有甚異政曰無異政只
見民父子有親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皆如此好了

子本師得真道以治天下亦然云云立大碑於玉山揚

三山黃明發登是黃傳正之父揚錄云張岳福建人當錄

永福姓其人朴實公介為甚處宰諸錄云初上任凡居

人來見者都請諸錄云士大夫但一揖揚錄云坐地亦問

諸公能打對否人皆不敢對因云天對甚其中有人云

對地又問日對甚云對日陽對甚云對陰却又問利對

甚云對害乃大聲云這便不是了天下一切人都被這

些子壞了才把害對利便事事上只見得利害更不問

義理諸錄云人只知以利須知道利乃對義才明得義

利便自無爭之事自後只要如此分別不要更到訟

庭後來在任果有政聲此事雖近於迂濶然却甚好今

不可多見矣時奉○諸錄云一揖而退此亦可畫其批

符云奉勸邑人依本分莫將閑事到今庭言雜質意亦好

揚錄云其人為政簡易無係累後坐化死

李椿年行經東先從他家由上量起今之輔弼能有此心否
王龜齡學也廉疎只是他天資高意思誠懇表裏如一所
至州郡上下皆風動而今難得此等人
王詹事守泉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之以愛民之意
出一絕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且懷惻怛心今日重
堂一盃酒使君端為庶民斟七邑宰皆為之感動其為
政甚嚴而能以至誠感動人心故吏民無不畏愛夫之
日父老兒童攀轅者不計其數公亦為之垂淚至今泉
人猶懷之如父母時

江端明學亦平止然疎文亦平止不好小巽曲徑福建政
事鎮靜與福亦相宜蜀政不及見事亦快楊

汪端明少從學於焦先生汪既達時從果老問禪於焦之
老歎進之以禪因勸焦登徑山見果果舉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焦曰和尚不可破句讀書不契而歸亦奇士也

焦名援字公珪南京人清修苦節之士○開祖

汪聖錫日以親師取友多識前言往行為事故其晚年德
成行尊為世名卿海

汪季路甚子細但為人性太寬理會事不能得了頌
祝懷汝嘗論張說一日祝有一婢溺死禱守施元之謂
張曰祝婢乃其父婢祝汗之恐事泄抑令其死張遂言
之於上上曰此事大若有之行遣不得草草若無不須

以此，隨人遂陰遣一兵士之類來，繼探其事。往來月餘，乃得其實矣。一日乃投都監曰：奉聖旨來探祝編修家公事，遂叫集鄰里作保明狀去。事方已，兵士小人乃能如此。揚

主上一日嘉鄭自明直言，遂問近臣曰：昔時有一魏從之，好直言，今何在？左右以死對。問有子弟否？無。入為敷陳，遂贈直秘閣宣教郎。揚

這道理易晦，而難明。某少年過莆田，見林謙之方次榮說一種道理，說得精神極好，聽為之踊躍鼓動，退而思之，忘寢與食者數時。好之念念，而不忘。及至後來再過，則二公已死，更無一人能繼其學者也。無一箇會說了。一個

論林次軒作文解經曰：林成季并伯為次軒，作遺錄諱父

軒著書，但云幸學講中庸九經及其篇是。艾軒所著此是有形諸不得底，嘗見九經口義先說一段冒子，全與所講不干涉。其說是言巍巍乎惟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為人看時都理會不得。某却曾見他口說來，乃是說道巍巍乎者，世上有恁地大底事，惟天有之，惟堯則之。下面又說箇巍巍乎者，言此大事只是天與堯有之，舜禹都不與。此蓋是取奉光堯不知却推倒舜禹。又云在興化南寺見艾軒言曾點言恁一段歸自釋音作饋字，此是物各付物之意。某云如何見得艾軒云曾點不是要與冠者童子真箇去浴，泥風雲只是見那人有冠者有童子也。有在那裏澡浴底，也有在那裏乘涼底，也有在那裏饋餉餼，底曾點

見得這意思此謂物各付物艾軒甚秘其說密言於先生也德輔

主說習之性直好人與林艾軒輩行上即召見論不可講和上一日謂宰臣曰前日上殿有箇生得貌寔是言此忘不甚底官人議論亦好遂除官龔實之矣王習之以不講和奉主意先生謂習之直不是奉龔實之多讀書知前輩大體頗識義理又有才做得去亦有文小官時甚好為正言時攻曾龍後來心術一偏至於如此可惜可惜反不如陳應求全不如他却較好揚

因給舍繳數事而大臣無所可查云昔梁叔子將為執政時曾語劉樞云某若當地頭有文字從中出不當者如何也須說教住了始得後梁已大用而文字自中出者

初不聞有甚執奏劉樞深恠其事後見錢某因事說及丞相然有方中出文字日日有之丞相每每袖回子而後已自今觀之又不見此孫

某人初登宰輔奏逐姜特立忽有旨召姜乞出甚友在六和塔待命有旨免宣押某人初過樞天下屬望首有召姜之命經由樞密曾無奏止坐視丞相以近青故去國其意只以入樞未及恐說不行而去為人所笑故放過此一着是甚小事直卿云人日日常將理義夾持个身心安遇事住不得若是平常底人也是難得不變知某人固謂世人屬望但此事亦須不要官爵方做得白因是若是不要官爵這一項事如何放得過每看史策到這般地頭為之汗栗一箇身已便頓在兵刃之間然

漢唐時爭議而愈死愈爭其爭愈力本朝用刑至寬而人多畏懼到合說處反畏似虎致道因問武后事狄梁公雖復正中宗然大義終不明做得似鶻突曰當此時世只做得到恁地狄梁公終死於周然薦得張柬之迄能反正又問吕后事勢倒做得不如此然武后却可畏曰吕后只是一箇村婦人因戚姬遂連遷做到後來許多不好武后乃是武功臣之女合下便有無君之心自為昭儀便鴆殺其子以傾王后中宗無罪而廢之則武后之罪已定只可便以此廢之拘於子無廢母之義不得吕后與高祖同起行伍識兵略故布置諸呂於諸軍平勃之成功也適直吕后病困故做得許多脚手平勃亦幸而成功胡文定謂武后之罪當生于宗廟社稷

而誅之又云中宗決不敢為黜母之事然而并中宗廢之又不得當時人心惟是見武后以非罪廢天子故疾之深惟是見中宗以無罪被廢故願復之切若并中宗廢之又未知何以收拾人心這般處極難賀耿京起義共為天卒軍節度使有張安國者亦起兵與京為兩軍辛幼安時在京幕下為記室方衝命來此致歸朝之義則京已為安國所殺幼安後歸挾安國馬上還朝以正典刑儒用辛幼安亦是箇人才豈有使不得之理但明賞罰則彼自服矣今日所以用之者彼之所短更不問之視其過當為害者皆不之卹及至廢置又不敢收拾而用之傑問陳亮可用否曰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如辛幼安

亦是一帥材但方其縱恣時更無一人敢道它畧不整
 策之及至如今一坐坐了又更不問着便如終廢此人
 作帥亦有勝它人處但當明賞罰以用之耳當
 近世如江端明專理會民如辛幼安却是專理會兵不管
 民他這理會兵時卡便要驅山塞海其勢可畏植
 辛幼安為閩憲問政答曰臨民以寬待士以禮馭吏以嚴
 恭甫再為潭帥律已愈謹御史愈嚴某謂如此方是夫道
 劉榘帥建康所得月千緡劉欽止受正所當得者以其壞
 後來例不敢但受之後却送其不當得者於公使庫後
 韓元龍來作漕盡不受其所不當得者劉甚稱服之云
 劉共父創第規模宏麗先生勸止之曰匈奴未滅何以家

為忠肅意不樂也趙

劉寶學初娶熊氏生樞密生次子方落地問是男即命與

其弟直閣為子熊不樂都不問竟以是而沒後樞密娶

呂氏入門未幾即命呂一切儀物盡與直閣女為嫁具

呂即送與之平父云

某曾訪謝昌國問良齋安在謝指廳事云即此便是其

金安節為入好振

戴少望云洪長盧楊廷秀爭配享俱出可謂無黨曰不然

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某嘗謂九事都分

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

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即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

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
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
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
戴曰信而後諫意欲委曲以濟事曰是在天直尋而可
為也祖

孫逢吉從之然好初除右平言便上一文字盡將今所謂
忌如平心誠意許多說話一齊盡說出看來這是合着
說底話只如今人那箇口道是是那箇不多方去回避
孫賀

天下事須論一箇是不是後却又論其中節與不中節余
古失於許然使其言見聽不無所補李琪則所謂不在
其位不謀其政要之却亦有以救其失也如子却所

謂是中之不中節者夫道

耿直之作流漕時有一榜在客位甚好說用考課之法應
州縣官不許用援有績可考自發薦章如考課在上而
挾貴援者即降次等今在鎮江亦然否曰僻在山林不
知其詳但聞私謁不行曰向來耿守有一書說用之則
行舍之則藏後周曰此義尚如何說曰也只是前來說
若如耿說却是聖人學得此骨董要把來使全不自心
中流出從周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濂
溪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伊尹取其君至若
捷於市學者若橫此心在胸中却是志於行莫不可曰
非是私脩身養性與致君澤民只是一理從周

吳公路作南劍天柱灘記曰事無大小為之必成害無大

小除之必去此見其志方

王宣子說其下言士大夫以面折廷爭為職以此而出人皆高之官官以承順為事忽犯顏而出誰將徐當事而黃彥節是也其見如此之乖後漢呂強後世無不賢之

近年有洪邦直為宰以賊被訟求救於伯圭伯圭薦之其下其下薦之上召見賜錢以為此人甚廉而賢除監察御史振

先生聞黃文叔之死頗傷之云觀其文字議論是一箇白直響快底人想是懊悶死了言不行諫不聽要丟又不丟去也是悶人因言蜀中今年煞死了條各色人如胡子遠吳挺都是有氣骨底人吳是得方邊將賀孫

近世士大夫憂國忘家每言及國事輒感憤慷慨者惟於

趙子直黃文叔見之耳個

趙子直奉命將入蜀請於先生曰其將入蜀蜀中亦無事可理會意欲請於朝得終其事故自請以行則下梢或於朝廷之意猶恐不得終其事故自請以行則下梢或有小事請乞不行便難出手如舉薦小吏而不從其薦或按劾小吏而不從其劾或求錢米以補闕之而不從其所求這如何做賀孫

趙子直政事都瑣碎看見都悶人曾向擇之云朱文想得不喜某政事可知是不喜賀孫

或言趙子直多疑先生曰諸公且言人因甚多疑魯可幾曰只是見不破兩道夫

趙子直要分門編奏議先生曰只是逐人編好因論舊編
精義逐人編自始終有意今一齊節去更折散了不見
其全意矣

趙子直亦可謂忠臣然以宗社之大計言之亦有未是處
不知何以見先帝人傑

一日獨侍坐先生忽譚感云趙丞相謫命似出胡紘問胡
紘不知曾識他否曰舊亦識之此人頗記得文字蒲陽
之政亦好但見朋友多說其狼狽某曰丞相前日之事
做得都是否曰也有此不是處問所以不是處曰公他
日當自見之先生又曰一時正人皆已出去今全無一
好人在朝某曰鄭溥之當時草趙丞相罷相詞固好以
其觀之當時不做便乞出尤為奇特曰也不必如此但

是後來既遷之後便出亦自好它却不肯出所以
可疑若說教他不做便出亦無此典故某曰且如富鄭
公繳還國夫人之封以前亦何曾有此自富公既做後
遂為例先生微笑而不答某又問丞相秉軸首召先生
入經筵命下士子相慶以為太平可致忽然一日報罷
莫不惶惑竊議者云先生請早晚入講筵今主將不能
堪便知先生不能久在君側曰早晚入講筵非某之請
是自来如此然某當時便教久在講筵恐亦無益一日
雖是兩番入講筵文字分明一一解注亦只講過而已
看來亦只是文具

或曰今世士大夫不詭隨者亦有五六人曰此輩在尚時
本是闖草人不比數底但今則上面一項真箇好人盡

屏除子故這一輩稍稍能不變便稱好人其實班固九品之中方是中下品人若中中以上不復有矣先生因問其人如何或曰也靠不得曰然見他寫書未嘗不可曉頃在某處得書來說學問又如何資質又如何讀書不長進又如何某答之云不須如何說話不濟事若資質弱便放教剛若過剛便放教稍柔此若懶便放教勤讀論語便徹頭徹尾理會論語讀孟子便徹頭徹尾理會孟子其他書皆然此等事本不用問人問人只是就唐日子不濟事只須低著頭去做若做底自是不消問入這番又得他書亦不可曉或曰終是他於利欲之場打不透欲過這邊又捨彼不得欲倒向那邊又畏朋友之議又緣頃被某人擡獎得太過正如箇船閣在沙岸

上要上又不得要下又推不動曰然無一番大水來這將去這船終不動要之只是心不勇之故某嘗歎息天下有此英雄人都被釋氏引將去甚害事且如昔日老南和尚他後生行脚時已有六七十人隨着他參請於天下叢林尊宿無不徧謁無有可其意者只聞石霜楚圓之名不曾得去遂特地去訪他又到石霜頗聞其有不可入意處南大不樂徘徊山下數日不肯去見後來又思量既到此須一見而決如是又數日不得已隨衆入室揭簾款入又舍不得拜他如是者三遂奮然曰為入有疑不矣終非丈夫遂揭簾徑入才交談便被石霜降下他這般人立志勇決如此觀其三四揭簾而不肯入他定不肯詭隨人也

廣錄云世上有一種人心中不肯不分明只是怕入道不肯

問入昔老南去參慈明時已有入隨他了它故入慈明
室數次欲揭簾入去又休未後乃云有疑不決終非太
大夫遂某嘗說怪不得今日士大夫是他心裏無可作
做無可思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自然是只隨利欲走
間有務記誦為詞章者又不足以求其本心之陷溺所
以箇箇如此只緣無所用心故如此前輩多有得於佛
學當利害禍福之際而不變者蓋佛氏勇猛精進清淨
堅固之說猶足以使人淡泊有守不為外物所移也若
記覽詞章之學這般伎倆如何抹拔得他那利欲底窠
窟動或曰某人讀書只是摘奇巧為文章以求富貴耳
曰恁地工夫也只得那不好底文章定無氣魄所以
他文字皆困苦某少年見上一輩未說如何箇箇有氣
魄敢擔當做事而今人箇箇都恁地衰無氣魄也是氣

運使然而今秀才便有此氣魄少年被做那時文都銷
磨盡了所以都無精彩做事不成間
魁喜正德美記得無限史記只是不肯說只要說一般無
巴鼻底道理在南嶽說溫故而知新不是今人所說之
故新故者性也新者心也溫性而知心故可以為人師
其說道理如此然口堯堯不肯已璘

語類一百三十二卷終

重錄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二

本朝七

盜賊

蜀中有趙教授者因二蘇斥逐以此搖動人心遂反當時也自響應但未幾而哲宗上仙事體皆變了所以做得來也沒巴鼻蜀人太故強悍易反成都嘗有一通判妻反已自與府中都吏客將皆有謀了不知如何一婢走出來告云日逐有官員來議事帥因下蘇合辨府中人則皆每日所見合謀者其事遂敗義剛

方臘起向薊林時為小官言今無策只有起劉元城陳了揚

伊川嘗說今人都柔了蓋自祖宗以來多向寬仁不曾用

伊川

揚

義剛

大刑之屬由此人皆柔軟四方無盜賊後來靖康時多盜蓋虜難方急朝廷無暇治之耳且如紹聖之後山東河北連年大饑而盜作也皆隨即滅但見長一云若更遲四五年虜人不來盜亦難禁止蓋是饑荒極了義方臘之亂愚民望風響應其間聚黨劫掠者皆假籍臘之名字人人曰方臘來矣所至屠解臘之婦紅裝盛飾如后妃之象以鏡置懷間就日中行則光彩爛然競傳以為祥瑞備用

論及楊么云當時也無甚大賊不過只是盜賊而已如李成之徒也只是劫掠若無計則不過自食又皆不是做事底剛

建賊范汝為本無技能為盜亦非其本心其叔積中却素

有包藏陰結徒黨置兵器滿倉箱中其徒勸之舉事每因劫之為首其人終不肯但曰時未可我決不能為汝輩可別推一人為主眾遂擁戴汝為勢乃猖獗建之士如歐陽穎士施逵具琮者善文章多材藝或已登科皆望風往從之置偽官日以蕭曹房杜自相標置以漢祖唐宗頌其功德汝為愚人偃然當之朝廷遣官軍來平賊時秋稼已熟賊聞官軍至放火灌田又以木縱相結連已而決壘去水官軍至不諳其山川道路賊縱之入山山路險隘騎卒不能前賊覺官軍已疲困乃出平原以誘官軍官軍出山爭趨田中既為結綫牽絆又陷泥淖賊因四面塵擊之官軍大敗乘勝據建州三年累降

累叛竟遣韓世忠來方能勦除之汝為自縊尸為眾所
 焚弗獲初建人陸棠謝尚有鄉曲之譽陸乃龜山婿為士人時極端重
 德似有賊聲言使二人來招我吾降矣朝廷遣之既而
 賊有二心乃拘繫久之歐陽革又說之曰益切因循遂
 為賊用賊敗歐陽穎士吳琮先誅死陸謝施達以檻車
 送行在至中途達謂二人曰吾輩至死與其戮於市
 朝且極痛楚曷若早自裁二人曰何可得自死達曰易
 爾乃密令人為藥三九小大形色俱相似一乃無毒者
 達取無毒者服之餘二人服即死達既至行在歸罪于
 二人理官無所考證遂從末減但編置湖南某州中途
 又逃去或為道人或為行者或為人典庫歲後進望
 淮去有喜其材者以女妻之住數月復北走降虜改名

宜生登為科後擢用甚峻逆亮將犯淮時猶為之奉使
 此來時黃尚書通老為館伴黃幼與之同筆硯雅相好
 至是不欲見其人以疾辭遂改名張子公宜生猶問子
 公通老安在子公以實對欲扣虜中事不可得因登亦
 和塔子公領客宜生先登亟問之曰奉使何無首丘之
 念乎宜生曰必來言方終而介使至宜生色為之變既
 歸即為虜所誅龍泉尉施慶之乃其族也常譽宜生十
 疎未全開老俸無心上將臺人在江南望江北斷鴻音
 東送朝來又按蒲開集注宜生宗朋望建生浦城人宜
 政問為潁川教授與宗室趙德麟友善後仕劉豫豫廢
 歸其國歷南臺郎中判潁潁二州召為禮侍累遷侍講
 道號三住道人
 儒用

一士人見龜山容貌甚壯端坐不動每來必如是以此喜

之一日引入書院久坐忽報有客龜山出接士人獨坐
凝然不動如故宅眷辟外窺之太段驚異士人別去家
人以實告皆稱其如此好人愈為所取後以兵妻之乃
陸棠也及范汝為作亂棠入其黨見矯情飾說之難信
也過

李相寇廣西出榜約不取民稅十年故從叛者如雲稱之
為李主反謂官兵為賊以此知今日取民太重深是不
便廣

瀘州之事朝廷既是命委清強官體究帥司若有謀只那
體究官便是捉賊官且如揀差體究官帥司祇密着一
不下司文字與之令到地頭體究隨宜便與處分若體
究官到彼他見朝廷之意未十分來煎迫亦須開門放

入但只與之言今日之事既是如此若大兵四合勦滅
亦不難今亦未能如是但作這頭音人合當出來陳說
始初是如何及其既至則取而梟之事即定矣若遽然
進兵掩捕則事勢須激城中之人不可保而州郡必且
殘破道夫

夷狄

西夏李繼遷本夷狄姓托跋後賜姓李五代時有其地國
初世襲太宗欲取之遂召繼遷歸京師以別人代之
日繼遷逃歸朝廷費無限心力不能得遂以其兄繼隆
知夏州令招之其兄遂陰與之合每奉朝廷謂已無事
後朝廷又召其兄歸繼遷遂復有其地靈州屬朝廷又
在西夏之外為西夏截斷又以兵圍之使不得通朝廷

靈州絕遠難救援又其地渾沙無水不可掘每兵行則用水以自隨渴殺了少人行其沙地上皆動陷了數百人馬只見不在太宗心欲棄之而不言時參政張洎南唐亡國之臣專以論揣知上意即進可棄之說上問敗其主歸又以論連邊揣知上意即進可棄之說上問宰相呂端又令各進說端言如此則各有說非會議合謀之意洎即詆端避事端言洎不過揣合上意後洎即進說端不曾進上謂洎揣合果如端言封還其說朝廷遂詔靈州守臣出兵與接漸漸離去棄之張齊賢以為不可如此則被夏人掩殺洎是與之戰勝則得之不勝則漸引去方議未定忽報靈州已為夏人所破夫因而為彼所有後來朝廷費了幾多氣力去取韓范輩用兵後徐禧永樂之敗是也張魏公舊官於陝西嘗登高

望見西夏界外則西夏土地亦不甚闊如何強盛被他守得如此好祖宗時兵每出輒敗今依舊五州全又更取過那邊去了土地合闊矣只見強盛虜人亦不奈何當時亦曾敗於彼楊因論西夏事曰當時事不可曉看來韓范亦無素定基本只是逐旋做出且如當時覆軍敗將這下方且失利他之勢甚張忽然自來納款求和這全不可曉後來不久元昊遂死不知他死數年又必有甚姦謀大未可知且如當時朝廷必欲他稍臣遂使契丹號令之契丹方自以為功朝廷正未有所處又却二國自相侵凌不爾則當時又須費力大抵西人勇健喜鬪三五年必一次為邊害本朝韓范張魏公諸人他只是箇秀才於這

般事也不大段會只是被他忠義正當故做得恁地或問范文正公經理西事看得多是收拾人才用然如滕子京孫元規之徒素無行節范公皆羅致之幕下後犯法又極力救解之如劉滄張元亦然蓋此等人是有才底做事時須要他用但要用得他又云范公嘗立一軍為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黥配底人後來甚得其用時人目范公為龍猛指揮使又曰方范公起用事時軍政全無統紀從頭與他整頓一番其後却只務經理內地養威持重專行淺攻之策以為得寸則吾之寸得尺則吾之尺卒以此牽制夏人遣使請和問本朝建國何故不都關中而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黃河左右旋繞所謂臨不測之淵是也近東獨有函谷關

一路通山東故可據以為險又關中之山皆自蜀漢而來至長安而盡池錄作關中之山皆自西而東若橫山之險乃山之極高處橫山皆黃石不生草木本朝則自橫山以北盡為西夏所有山河之固與吾共之反據高以臨我是以不可都也神宗銳意欲取橫山蓋得橫山則可據高以臨彼然取橫山之要又在永樂故永樂之城夏人以死爭之我師大敗神宗聞喪師太慟聖躬由是不豫按編年重和元年延慶寺取夏用未和等寨大敗夏人而還六月夏人納款初夏人恃橫山諸險以抗中國慶曆中王嗣宗范仲淹建議取之會元昊納款而止元豐中李憲建議又會王師失利神宗厭兵不克行貫常從憲得其規摹政初議進築至是十餘年遂得橫山之地夏人失援故納款然國家是時已建下燕之策益以多故其後西夏與女真乙巳冬女真圍太原夏人犯河外則其是橫山之取有以結怨於彼也又曰神宗初即

語類 卷一百一十三

位富韓公為相問為治之要富公曰須是二十年不說
 着**用兵**二字此一句便與神宗意不合已而擢用王介
 甫首以**用兵**等說稱上旨君臣相得甚權時建昌軍司
 戶王韶上平戎策介甫力薦之初為秦鳳路經畧司機
 宜後知通遠軍遂一戰而復熙河捷書聞上大喜解白
 玉帶以賜介甫賞其知人又加韶為龍圖閣侍制以為
 熙河帥熙河本鎮洮軍因復其地改為熙州只是廣漠
 之鄉有之不加益無之不加損但於一勝之後廟論一
 意至於用兵三敗至於永樂極矣永樂之敗徐禧死之
 禧師川之父黃魯直之妹夫也能文章好談兵也有進
 策行於世文字甚好一蘇之文未出學者爭傳誦之用
 神宗其初要結高麗去共攻契丹高麗如何去得契丹自

是大國高麗朝貢於彼如何敢去犯他義剛

人主好勤遠畧底也是無意思當初高麗遣使來朝廷只

就他使者以禮答遣之神宗却要別差兩使去緣他那

裏知文故兩使皆侍從皆是文人高麗自是臣屬之國

如何比得契丹契丹自是敵國義剛

嘗見韓無咎說高麗入貢時神宗喻其進先秦古書及進

來內有六經不曾焚者神宗喜即欲頒行天下王介甫

恐壞他新經遂奏云真偽未可知萬一刊行後為他所

欺豈不傳笑夷夏神宗遂止本亦不傳以某觀之未必

有是事蓋招徠高麗時介甫已不在相位且神宗是甚

次第剛明設使所進真有契於上心亦豈介甫所能止

之又記文昌雜錄中說高麗所進孝經門句記未真緯

經只是識緯之書必無進先秦古書之事但嘗聞先延
之云孟子仁也者人也章下高麗本云義也者宜也禮
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合而言之道也此
說近是用儒

或問高麗風俗好曰終帶蠻夷之風後來遣子弟入辟雍
及第而歸者甚多嘗見先人同羊小錄中有實責者即
其所貢之士也實責二字當時宣賜幣帛之外又賜介
甫新經三十本盛以黑函黃帕其外得者皆寶藏之用儒
國家方與女真和時高麗遣使來求近上醫師二人上召
老醫擇二人遣往至則日夕厚禮皆不問醫而多問禁
中事二醫性而問之高麗主曰我有緊密事欲達宋皇
恐所遣使不能密故欲得宋皇親近之人而分付之所

以問公禁中事者欲以見公是所親信耳二人因問之
高麗主曰聞宋皇欲與女真和夾攻契丹此非良策蓋
我國與女真陸路相通常使人察之女真不是好人勝
契丹後必及宋而我國亦不能自存此合當思所以備
之二人問所以備之之說曰女真作一陣法甚好我今
思得一法勝之因令觀教其女真陣蓋如拐子馬之類
二人歸奏上怒召老醫而責之其一人出門吐血後不
死其一一人歸即死義剛。儒用錄云先生嘗見玉山汪
好女真為城遼之約高麗有所聞欲納忠誠不可得遂
托病遣使求醫於本朝且願得供奉內庭上所親信者
遂擇二國醫以往至則館御供帳其禮甚厚但經月無
引見之音二醫怪之私有所請於館伴者一日得肯入見
願效於上國欲得附卿奏之幸密以聞二醫許諾則曰

女真人面獸心貪婪如豺狼安可與之共事今不果圖
之後悔無及聞其訓練國人皆為精兵累歲有事于燕
每戰轉勝小國得一二陣法可與之角如欲得其不
獲命論畢乃單為之禮而遣之二醫歸具奏本末徽宗
聞之滋不樂且懼其語泄丞相童蒙章乃為食於家召
二醫以食之食畢而斃

高麗與女真相接不被女真所滅者多是有術以制之高

麗要五十餘主今此方為權臣所篡而易姓一條云高

麗得四十馬今已易姓姓王

金虜舊巢在會寧府四時遷徙無常春則往鴨綠江獵夏

則往一山忘其極冷避暑秋亦往一山如何冬往一山

射虎今都燕山矣揚

燕山之北古有大中嶺為隔但有一路傍險水後來石普

以與耶律則其險路在其度內矣揚

燕山是古幽州石普割賂契丹契丹既為金人所滅其種

之傑者遂來據燕其主死其妻蕭太后主之童貫蔡攸

往取之番番兵敗後金人自取之朝廷求之遂盡載數

州之物婦女之類而去更索厚資賣與朝廷以其所索

之物與之遂得數州空地朝廷空內資以守之郭藥師

者燕將初歸本朝金人來取燕遂歸金郭只帶守燕及

本朝得燕郭又迎降金人一日大節冬一至官吏都集賀

郭郭酒飲盡取各人家屬之類盡來飲少頃金人兵至

無一人得脫者自此遂入寇矣朝廷與大遼結好百十

年矣一日忽與金人約共攻遼而本朝無一人往是時

方十三起童貫自這邊來了遂不及往既失約後取燕

又是金人金人見本朝屢敗兵於燕遂有入寇之心是

時相王黼主其事童貫主兵蔡攸副之蔡京不主作詩
送其子云百半信約宜堅守六月師徒早罷休京作事
都作兩下取燕有功則其子在無功則渠不曾主又有
一子條上書言其父不是聞亦是其父之謀也金冠初
圍城時京云有一策可使虜人一兵不反朝廷使人問
之云見上方可言寇去人問之云決汴河可以灌之後
寇再來未至時已決之矣西北數千里渺然巨浸東南
遂為寇所據四方音問一信不通以此故也揚
粘罕圍太原一年有餘姚師古輩皆為其戰退遂破太原
張孝純守太原一年多少辛苦及城破拚一死不得遂
降後為劉豫處官太原既破遂一直圍京城揚
李若水勸欽宗出李謂虜人可信醉後枕入睡熟以此信

之揚

金人初起時初未立將臨發兵召集庭下問之有能言其
策之善者即授以將使往及成功而歸又集庭下問衆
人而賞之金幾多衆人言未得又加之賞罰如此分明
安得不成事揚

虜人有一謀時取諸尊長於一屋內全不書只用一物畫
地謀之便各去做如其事難決便出野外無人處去商
量揚

兀朮征蒙死於道有三策獻於虜主一則以汴京立淵聖
欲招致江南之人二則以近上宗室守邊三則講和曰
若行前二者也被他攪又曰道君有子四十人只放二十
十人歸來這二十人親王也要物事供他素

吾頁
卷一百三十三

虜至紹興守臣李鄴降虜及駕至明州張俊大殺一番駕
泛海虜人走明州人今尚然張俊不乘時殺去可大勝
遂休了辛巳逆亮來時一隊自海中来李寶自膠西殺
敗李鄴既降與虜酋並馬出有一衛士赴駕不及尚
紹興見之以一大方磚逐打其酋幾中因被害死之今
立一廟在其所賜旌忠額後人皆於其廟賣酒其主
切逐去之說與王書令崇奉之先生又云其在時更為
大其廟其衛士姓唐揚

劉豫來寇朝廷只管謀避計李伯紀云自南京退維揚遂
失河東北自維揚退金陵遂失京東西一番退一番失
設若是金人來素熟不得亦着去不能久留今文只是
劉豫只是這邊人渠得一邑守一邑得一郡守一郡如

何只管遠避揚

逆亮入寇時劉信叔在揚州亮欲至劉盡焚城外居屋盡
用石灰白了城多寫完顏亮死於此字亮多忌見而惡
之遂居龜山人多不可容必致變果死城揚
王仲衡云虜中大臣有過時用紫茸氈鋪地令伏其上扶
之嘗有一宰相一駙馬受杖駙馬因此怏怏而死非恨
其杖也恨不得紫茸氈也又曰嘗有一官人出有一
人來至其花園中背上黃袱袱得一束文字某問何文
字曰史書也那官人伊是史官某問可借否曰不妨遂
開看內有一段云詔曰宰相姓名某謀南伐若以為尾
合盡心以贊其謀以為不是合盡忠極力以諫之不可
依違以敗成算今某人畧畧諫之可杖六十揚

揚割大師阿骨打揚割之子吳乞買阿骨打之子完顏乞買之子完顏

亮完顏雍葛主璟幹离不幹离盟兀朮皆阿骨打兄弟也

阿骨打既死諸酋立其弟吳乞買乞買死國人欲立阿

骨打之子暗版字訖烈此五字不知何事記不得暗版字訖烈名宗

慶中謂大官人也暗版者大也字大官人者即所謂太

子也諸酋不肯復立乞買之子完顏實而以暗版字訖

烈為相暗版字訖烈實懷怨望云已當為王實覺之遂

殺宗盤一日遂盡誅二十七王悟室亦被誅字訖烈亦

在其中二十七王皆其黨與兄弟也連曼宗族親舊皆

殺了實又為亮所執自立葛主先名襄後以其字似襄

字遂改名雍實亮皆兄弟也宗兄弟名皆從之粘罕亦

阿骨打族人嘗為相初入中國破京師幹离不粘罕也

幹离不早死幹离盟後亦早死粘罕後來勸立劉豫內

則蕭慶主其事蕭慶用事久及兀朮榷懶廢劉豫而誅

蕭慶粘罕爭之不能得實遂忌之粘罕懼快而死後來

獨兀朮得後死初虜入中國問何姓寀大中原人答以

王姓寀大虜人呼王為完顏自是王者之後遂姓完顏

又問虜人今漸衰替曰卒急倒他未得被他立得箇頭

勢大若十分中做得一兩分事便足以扶持振起除是

大無道殘暴酷虐則不知如何若是如此做將去無大

段殘暴之事恐卒消磨他未得蓋其勢易以振起也卓

論及北虜事當初起時如山林虎豹縱於原野豈是人伯

謨曰當時曲端獻策不出十年彼必以酒色死方可取

先生曰阿骨打纔得幽州便死曾見有人論虜人無事

權在其主用兵權在將故虜主不用兵此說是大抵當
初出時是夷狄及志得意滿與我何異因語某人欲請
邊郡白效先生曰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
惟聖人乎上之人不欲用兵而我自欲為之是不識時
問恢復之事多始勤終怠如何曰只以私意為之不
復讐為念學可

葛王大故會他所以要和親者蓋恐用兵時諸將執兵權
或得要也不知和親可坐享萬乘之樂其初雖是利於
用兵到後來惟恐我來與他廝殺剛

葛王便是會底他立得年號也張謂之大定剛
葛王懲逆亮之敗一向以仁政自居

先生喟然嘆曰某要見復中原今老矣不及見矣或者說

葛王在位專行仁政中原之人呼他為小堯舜曰他能
尊堯舜之道要做大堯舜也由他又曰他豈變夷狄
之風恐只是天資高偶合仁政耳友

南渡之後說復讐者惟胡氏父子說得無病其餘並是半
上落下說雖魏公要用兵其實亦不能明大義所以高
宗只以區區成敗進退之到秦檜主和虜歸河南上下
欣然便只說得地之美更不說大義若無范仲達如圭
則陵寢一向志之矣魏公時責永州亦入文字只說莫
與之和如何感動魏公傾五路兵為富平之敗又潰於
淮上若無氣力也是做不得事韓魏公欲是箇人物然
亦適是人事恰做得若更向上且怕難擔當賀孫
檜死上即位正大有為之大機會楊

鄧弘取泗州胡昉取海州鄧公人脚家唐鄧汝三州皆官

軍取之王師駸駸到南京矣而諸將虜掠嬪女之類不

可言具珍更要錢虜騎來走歸矣虜人一番圖泗州

至方解

四海唐鄧四州皆可取西京中原之地逆亮來時用兵僅

取得此四州而湯思退無故與之借哉揚

晉人下吳却是已得蜀從蜀中造船直抵南岸周世宗只

圖江南是時襄漢蜀中別有主所以屯淮上開河抵江

今蜀中出兵可以入武關從襄漢樊鄧可以擣汝洛歸

淮上可以取徐州辛巳間官軍已奪宿州國家若大舉

只用十五萬精兵明

江州皇甫將各曾領兵守信陽作山寨三年云由其山接

金房諸山而出取西京中原云國家用事其願當此下
路云都不用國家兵糧沿路人皆自願為兵且與糧其
人忠醇能同甘苦得士心不附內貴然亦未必能以律
御兵而戰也揚

陳問復離之義禮記疏云穀梁春秋許百世復讐又某書

庶人許五世復讐又云國君許九世復讐又某人引魯

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盟春秋不

譏自桓至定公九世孔子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是九

世不復讐也此說如何曰謂復百世之讐者是亂說許

五世復讐者謂親親之恩欲至五世而軌也春秋許九

世復讐與春秋不譏春秋美之之事皆是解春秋者亂

說春秋何嘗說不譏與美他來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

其事美惡人自見後世言春秋者動引譏美為言不知
他何從見聖人譏美之意又曰事也多樣國君復讎之
事又不同個云如本朝夷狄之禍雖百世復之可也曰
這事難說久之曰凡事貴謀始也要及早乘勢做才放
冷了便做不得如魯莊公之事他親見齊襄公殺其父
既不能復又親與之宴會又與之主婚築王姬之館於
東門之外使周天子之女去嫁他所為如此豈特不能
復而已既親與讐人如此如何更責他報齊桓公况更
欲責定公夾谷之會爭那裏去見讐在面前不曾報得
更欲報之於其子若孫非惟事有所不可也自沒氣執
無意思了又况齊桓公率諸侯尊周室以義而舉莊公
雖欲不赴其盟會豈可得哉事又當權箇時執義理輕

重若桓公不是尊王室無事自來召諸侯如此則莊公
不赴可也今桓公名為尊王室若莊公不赴非是叛齊
乃叛周也又况桓公做得氣執如此盛大自家如何便
復得讐若欲復讐則襄公殺其父之時莊公當以不共
戴天之故告之天子方伯連率必以復讎為事殺得襄
公而後已如此方快今既不能然又親與之同會與之
主婚於其正當底讐人尚如此則其子何罪又况其子
承其被殺後而入國又做得國來自好莊公之所不如
且其不能復而悅首事之也陳問若莊公能殺襄公了
復與桓公為會可否曰既殺襄公則兩家之事已了兩
邊方平自與桓公為會亦何妨但莊公若能殺襄公則
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之功將在莊公而不在齊桓矣惟

其不能所以只得屈服事也。只要乘氣勢方急時便
做了方好。才到一世二世後事便冷。假使自家欲如
此做也。自鼓氣不振。又况復離。須復得親殺吾父祖之
離方好。若復其子孫有甚意。漢武帝引春秋九世復
離之說。遂征胡狄。欲為高祖報讎。春秋何處如此說。諸
公讀此。還信否。他自好大喜功。欲攘夷狄。姑托此以
自詭耳。如本朝靖康虜人之禍。看來只是高宗初年乘
兀术粘罕幹离不及。阿骨打未死之時。人心憤怒。且
以父兄不共戴天之讎。就此便打疊了。他方快人意。孝
宗即位。銳意雪恥。然事已經隔與吾敵者非親殺吾父
祖之人。自是鼓作人心。不所以當時號為端人正士
者。又以復離為非。和議為是。而乘時喜功名。輕薄巧言。

之士。則欲復離彼端人正士。豈故欲忘此虜。蓋度其時
之不可而不足。以激士心也。如王公明炎虞斌父之徒。
百方勸用兵。孝宗盡被他說動。其實無能用着。輒敗。只
志在脫賺富貴而已。所以孝宗盡被這樣底欺做事。不
成。蓋以此耳。倘云但不能殺虜主耳。若而今捉得虜人
來殺之。少報父祖之怨。豈不快意。曰固是好。只是已不
年他事自是他祖父事。你若捉得他父祖來殺。豈不快
人意。而今是他子孫干他甚事。又問。疏中又引君以無
辜殺其父。其子當報父之讎。如此則是報君。豈有此理。
曰疏家胡說。豈有此理。又引伍子胥事。說聖人是之。曰
聖人何嘗有明文。是子胥來今之為春秋者。都是如此。
胡問。疏又引子思曰。今之君子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

戎首不亦善乎言當報之但勿為兵首從人以殺之可也曰盡是胡解子思之意蓋為或人問禮為舊君有服禮歟子思因云人君退人無禮如此他不為戎首來殺你已自好了何況更望其為你服此乃自人君而言蓋甚之之辭非言人臣不見禮於其君便可以如此也讀書不可窒塞湏看他大意備恢復之計湏是自家喫得此辛苦少做十年或二十年多夫道做三十年豈有安坐無事而大功自致之理哉夫道今朝廷之謀不是戰便是和不知古人不戰不和之間亦有箇且硬相守底道理却一面自作措置亦如何便侵軼得我今五六十一年間只以和為可靠兵又不曾練得財又不曾蓄得說恢復底都是亂說耳備

某嘗謂恢復之計不難惟移浮靡不急之費以為養兵之資則虜首可梟矣夫道

近見吳公濟會中朋友讀時文策其間有問道德功術者二篇一篇以功術為不好一篇以為有道德則功術乃道德之功術無道德則功術不好前篇不如後篇某常見一宰相說上甚有愛之心不吝被近日諸公愛說恢復某應之曰公便說得不是公何不自愛久乃所以為恢復恢復非愛久不能因說為政篇道德政刑與此一般有道德則刑政乃在其中不可道刑政不好但不得專用政刑耳

本朝禦戎始終為和字壞後來人見景德之和無恙遂只管守之殊不知當時本朝全盛抵得住後來與女真彼

此之勢如何了和揚。問不能自強則聽天和。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因說靖康之禍云終始為講和所誤虜人至城下攻城猶說講和及高宗渡江亦只欲講和問秦檜之所以力欲講和者亦以高宗之意自欲和也曰然是他知得虜人之意是欲厭用兵他當初自虜中來時已知得虜人厭兵故這裏迎合高宗之意那箇又投合虜人之意虜人是時子女玉帛已自充滿厭足非復曩時長驅中原之銳矣又被這邊殺一兩陳怕了兼虜之創業之主已死他那邊兄弟自相屠戮這邊兵勢亦稍稍強所以他亦欲和

卓秦檜自虜中歸見虜人溺於聲色宴安得之中國者日夜

爛熳亦有厭兵意秦得此意遂歸來主和其初亦是矣然屈已奉之蕩不為一毫計使其和而中自治有策後當逆亮之亂一掃而復中原一大機會也惜哉揚

秦檜講和時歲幣絹二萬五千匹銀二萬五千兩今歲絹減五千匹銀減五千兩此定數每常往來人事禮數皆用金銀器盛腦子貴藥物之類所費不貲大約等絹三千五百文一匹銀二千五百文一兩大數一百二十萬緡彼來時只是些羊皮匹段之類甚微揚

